論衡

徵

共五

甲乙錄卷之四

庚午九月辭大司憲

辭大司憲疏

伏以臣孱蠢戇分庸陋微品猥以虛名誤被 隆恩首尾二十餘年至於癸亥而極焉甲子以後自朝廷言之則爲退斥而得脫匪分還守私義其在微臣實得其所庶幾感戴 洪造安意待盡矣不意前年特有收錄之 敎至於今日 除命復降臣驚駭震悼有倍於前日實若更墜淵谷而罔知所出也然臣本分只依舊樣自初至終陳情乞免者非他也一則

私情危苦自矢沒齒於丘壑二則虛名無實不可冒
充於徽名唯此二端而已前後控籲畢暴蟣忱竊想
聖慈亦已矜燭於斯矣臣之本情不過如此而所遭
迺事又有一節雖極僭越不得不畢辭於 天地父
母之前也臣之顓蒙自幼少時誦習李珥成渾之書
以爲聖賢相傳之學在此爲沒身鑽仰之地矣今乃
被人誣毀見斥於文廟腏食之列是淵源絶矣根本
拔矣臣之蹤跡寧可復容於當世耶古人有以師道
被誣而引退者臣不敢妄引以爲脫而其情勢之危
蹙則有甚焉伏乞 聖慈特賜矜察憐臣孱伏之本

情既如彼謗臣今日之蹤跡又如此亟命鐫臣職秩俾還職分千萬幸甚仍竊伏念臣之甲子以後事實負二罪焉終不敢以苟免爲幸又不得不自劾以聞蓋臣於宋時烈自少以師事之而不幸情義不得保終卒乃以書札間事橫生鬧端以致數年之紛紜臣之妄言速戾辱及其親者有不可言而 聖明每以朝論之攜貳潰裂爲憂歎其見於前後 批辭者不翅深切臣竊伏窮谷每聞姓名登掛邸報輒不勝惶隕悸恐措身無地畢境於兩臣黜享之 批亦及此事若以歸罪於兩臣嗚呼兩臣何預焉然若無微臣

之妄言安有數年之紛紜安有 聖批之如此是則
數年之間使朝著不靖而士趨卒離終至上玷於
聖教而追累於前賢靜思厥咎職臣之由此其臣罪
一也尹鑴亦先臣之所嘗善也自其禮訟之初先臣
已斥其失身告戒不從終至相絶至其末梢無狀則
尤無足更論者而向來一番疏章每以賤臣為扶護
鑴其所抑勒而為說者無所不有而乃者遽臣之伸
鑴也遂舉臣而證之雖前以為罪後以為援而非臣
之情實則一也先臣旣以斥絶其人則謂之扶護者
誣也臣未嘗言其冤死則謂之稱冤者妄也臣前則杜

門屛息以俟罪後又不敢越分陳章以自明汔不能
一暴其本心因仍泯默未免爲保任匪人之歸此其
臣罪二也噫臣受恩　兩朝涓埃無報而徒令黨論
之中又生黨論以貽患於國家此臣之所以內墜先
臣之敎誨外負公義之非責獲戾當時貽笑於後世
滅身而不足以自贖者也伏乞　聖朝命付有司勘
臣兩罪以爲人臣身伏草莽辱及世道者之戒千萬
幸甚臣犬馬之齒已踰六十衰病相纏鬼事不遠而
一自聞朴泰輔死後心神驚隕生意都盡盖泰輔臣
之甥也當初慘怛之餘區區葵藿之忱不勝於邑以

爲不料 聖朝之世乃見如此之事閱月踰時寢食俱損居常忽忽有若喪性而顧臣草莽不敢越分曾無一言以少效愚忠則臣節虧而人理絶矣今於乞免之章輒敢以私事仰恩 天聽雖有其罪自列出於不得已者而其先私後公不忠無義自知難逭於法義之誅臣罪至此又合萬死云云傳曰今觀大司憲尹極疏疏中語意多有不正不義之態殊甚駭然此疏還出給

十月初二日府啓執義金一夔掌令成瓘持平趙湜洪塾 大司憲尹極之疏其矯誣變幻之態誠可駭然云云請削奪官爵

答曰尹極之汲汲於爲他日立幟挺身投疏反覆矯誣之狀誠可痛心削奪之罰亦云末減也依啓

工曹佐郎尹夏濟疏

云云不意今者尹極之疏又褻侵臣亡父鐫不遺餘力一則曰末梢無狀則左無足更論者至以保任匪人引爲其罪造意陰譎下語幽狡臣看来不勝骨驚而心寒也臣之亡父與極父宣擧相厚數十年矣至己亥大喪臣父答時烈之問明卞朞制之非則宣擧追後入京與臣父言以三年爲是與臣父相符矣旣而時烈因論禮之事以生殺禍福威制一世極以

時烈門徒見時烈方見柄用誘脅其父使從時烈之
議則宣舉外徇於時烈之勢焰內誤於其子之邪說
遽變前見貽書臣父其所以恇懷脅持無所不至々
以往謝李惟泰為言臣父鄙其不能執守隨時變遷
答書戒責有曰愚但知是非不相蒙之為忠信有過
必改之為盛德過失相責不避嫌疑之為君子相與
瞻前顧後相助匿非之為小人黨比之事又曰至於
謝過之教出入時賢俯仰論談以自見於當世或是當
世君子如老兄者事誠非職子之所能為之也且言
於親舊間曰尹拯以新學小生既誤其師又誤其父

其罪大矣云云拯聞此等說而挾憾於臣父者久矣今日拯所謂自禮訟之初斥其失身告戒不從終至於相絶云者無乃指此事耶力扶宗統守正不撓者臣父也變幻前見傅會時烈者宣擧也失身反諂欲歸之於臣父者豈不諐哉必若如渠父之變其初心附托邪議自喪其素守見侮於時烈貽譏於士友然後謂之非失身者哉至於告戒不從云者臣父之告戒宣擧也可謂明正矣宣擧既不從臣父之告戒終爲喪身之人而拯反以臣父不從其父之告戒爲言噫臣父之告戒宣擧責善之意也宣擧之告戒臣父

黨惡之言也告戒之中自有邪正則從與不從厥咎何在宣擧蔽錮黨論顧念利害不能樹立已見曲從賊烈之意指故臣文薄其爲人雖不如平昔之交契而原其本心有異於賊烈之陰賊故臣文不廢旧要之義宣擧亦時通弔唁之問及死也臣文爲文而祭之有曰世變萬端禮之爲訟人之多歧幸子余同戚然一書縷〻繾綣憂我太甚責我太峻云蓋寫宣擧平日心事也臣亦於其時往弔尹拯則語及祭文曰此乃尊長平日相責之語幽明無異吾何憾恨云以此觀之則宣擧生時未嘗與臣文相絶也今拯之所

謂終至相絶云者臣未知何說也其所謂未梢無狀云者雖未知的指何事而臣父晩而出世數年在朝而時烈斁敗倫紀傾陷世道之罪不可不治故言議之際畧有所卞明之事而凶徒切齒潛伺間隙竟罹奇禍極今日之言無乃是耶臣父寃死之由聖明之所洞燭而極獨以為不寃此則凶冑賊烈之言也極之必為說蓋有由焉極父事時烈卒其父而從之學自以為終時烈之世得時烈之報而旣而時烈不受詬辱其父終至見絶於時烈之門則極所謂不幸而不得保終者此也時烈雖已伏法餘黨可畏而晩年

更化之事賊烈徒黨啟釁於極謂極有所低昂於其間而益肆恐脅之言且引昔年極之稱冤臣文之說以為口實故怵畏餘威欲附於賊烈旣斃之後復尋宿昔之路而必擧賊烈平日所甚疾嫉處為言然後可以見售於其黨故擧臣文名姓以為投附之階梯而不自覺其忘親悶上之歸其為情態誠可笑而不足較也當初賊烈見宣擧外雖面從內實心非終不為渠之腹心慍恨宣擧積有年矣及其旣死之後極為文乞文於時烈則時烈寓其譏貶之意泄其本素之慍與其儕流往復之書至謂宣擧外雖篤實內實虛

齮拯閔時烈之毁短其父陳情乞絫求改其文首尾十數年時烈終不肯許而猶不敢告絶委身師事匿怨苟容出入其門曲意承事當時士類固已唾鄙拯之行事矣末終絶之亦時烈絶之也非拯之所樂爲也轉輾層加互相詆謗既辱其父又辱其母至今爲縉紳間傳笑之資以此觀之則拯之於時烈宜有詧視之心而反以見絶自謂不幸臣父與宣擧猶存舊故之義別無相絶之事而拯乃肆然詬辱至於此拯忘其父母之讐怨隱然更附於賊烈之餘黨以爲後日之計拯亦人耳豈爲此態耶云云答曰尹拯之矯

誣變幻之情態朝家業已洞燭矣

答趙士威別紙

尹夏濟疏語大抵其家平昔謊話也以為先人初是其說而後改云者亦有當脒當初先人入京悒夌國時先國人奔哭過葬而的與書不肖曰服制以碁之而希說以為當三年喪次無書冊可考汝須考見禮書下其得失以示不肖即考見儀禮及退溪高峯問答等說乃見三年之說為勝故仰復于先人矣其後驪與懷川皆以先人初主三年為言恐是先人見不肖所答意以為詳考禮意而有三年為是之言也先人歸家後更命

適出禮書而詳證之且見退翁答高峰書有停有不
止於碁之語遂定以碁制爲得矣以此驪遂疑先人
歸家聽不肖主懷之言而覈其初見也遂以先人爲
被惑於懷川指以爲惝而以不肖爲誤父而詆之矣
夏濟疏中所載書辭亦皆有之唯臺啓所謂兩是者
則誤也夏濟來吊時說話則不肖不能記得而今可
記者其時不肖語夏濟曰見祭文全不知先人忠告
之心矣今因此而思之恐是語此之際或有語句如
夏濟所言者耶未可知也臺啓所引見其壻至比士
禍之言誣也然臺啓兩款之誣夏濟疏出之後則不

攻自破不足卞也㬠濟所引懷川虛𢜷之語可笑兩
邊皆以爲𢜷而先人之公心自著矣所載書辭亦與
前日李秀彥疏載懷川書辭者一般其辭氣手厲不
雯人言之實亦即此而可見矣唯是以不肖之故
貽辱先人又至於此只自疚痛而已
辨錄尹㬠濟一疏雖曰自卞其誣而宗爲明齋卞誣
蓋自懷川創出先人黨鐫不絶鐫等說衆口和附極
其譸張此邊據理之卞不過對訟之辭猶不如㬠濟
邊說話之爲大公證也其疏旣稱卞破明齋失身無
狀之斥則爲說宜無所顧藉苟有黨護不絶之跡不

盡毀傾倒而今不過曰先人外懼時烈勢焰遽變前
見又斥明齋誤師誤父故明齋聞此說感鐫云云無
一言及於當年慕向推奬之實黨助扶護之跡懷川
艱辛所做揑𢭏件醜誣自綻於夏濟之䟽且其䟽中
叙不絕之事亦不過曰其父原具本心不廢舊要之
義曾西亦時通吊唁云云夫初以道義相交末止於
通唁而已則交誼之疎絕又可見矣據此懷川所謂
言絕不絕交厚益厚之誣自歸虛妄矣且懷川己巳
之禍明齋誠有一毫與聞之端則夏濟到此豈不益
加歎揚露盡情跡而今其䟽亦不過曰昨年更化之

事時烈徒黨歸咎於拯謂有所低昂於其間而益肆恐脅拯怵其餘戚舉臣父姓名以為投附之降幡云云詬罵至此而其有低昂一段雖旻濟輩亦不過認作先還脅持之說而無一字證引誣斥者則明齋之無所低昂之案又自昭著天理之公自如此矣

二十日改吏曹參判尹拯

七月初四日忠清監司書目內吏曹參判尹拯病重上去不得事　傳曰予之企待之意至矣而卿之控免愈往愈懇無乃以曩時事有所不安耶此則予既深自悔悟年復如舊禮待如初必欲召致與共國事

亶出至誠則其在卿世祿休戚之義其可一向邁邁
乎予不多誥毋用固辭從速上來以補不逮

明齋辭吏曹參判疏 七月初十日

伏以云云至於彙日之事宗臣自作之孽見理昏昧
處義謬戾貽羞於先臣貽累於 聖朝忠孝俱喪死
有餘責 朝廷之所以罪臣者即公誼當然耳其後
己巳之春 特有收錄之敎庚午之秋復膺 除命
臣又冒死陳情仍以自劾臣罪而辭不違意又被
恩譴此臣前後所蒙皆臣罪戾乃於首夏改紀之日
首蒙 聖眷特降叙命因而有此除召滌瑕棄垢之

意又已見於　恩批臣誠感泣鴻私則有之寧有更
慄不安之意哉昨伏聞侍從臣有提挙賤臣之名請
賜開釋之教者云窠非知臣之本心者也　恩命之
下　聖意已洞然矣有何開釋之事而臣雖至迷亦
豈待　聖教開釋而後知之耶　聖教之勤至此臣
寔不知所以仰對也云云
戊寅十一月司諫鄭澔曰泮仅䟽事䟽言尹拯以背
師之人為己巳羣奸所推許復通顯路曰循不改馴
致國是顛倒云云　荅曰昔年祭酒所遣既非公家
文字則其時大臣之推而上之朝廷大是失着予未

之恩深卒爾允可等閑平地波瀾大起予至今悔恨
令若遽覔所執則是中無所主予未忍為此也 副
應教金鎮圭修撰權尚游又相繼上䟽誣詆判書閔
鎮長䟽申其父昌重之論 上並斥之執義李廷謙
持平李彥經論潛誣賢之罪請罷職不叙 依啓金
鎮圭䟽斥之廷謙引避曰師有恩義輕重不可皆與
君父一般云云掌令金德基請遞 上特命出仕曰
教曰蓋嘗論之頃年大老之非斥者即尹宣舉乃祭
酒之父也藉令宣舉真非所失為其子者安而受之
嘿嘿無辨可乎噫師生父子孰重孰輕向所謂未之

深思卒甫允可者良以此也兩家所爭此非公家之所知則所謂大臣之推而上之朝廷大是失着者良以此也此不過明其事理於兩家大臣寧有一毫慍意哉祭酒養德山林爲世矜式則決非一鄭澔之所敢撓撼者也　館伩趙儀祥等陳疏辨誣請嚴懲媢嫉之輩益篤召致之誠　上優批喜納又下別諭曰卿以林泉着德爲世大儒寡昧之尊信士林之矜式爲如何而乃者鄭澔乘機投疏恣意侵侮言念世道寧不寒心而予業已洞察卿之心事而明白開示深惡澔之情態而快示譴罰則於卿有何一毫不安之

嫌哉茲遣史官申誥予意卿其極回避心幡然登途
以副虛佇之望
自上此教以後父師輕重之義仍為士類之定論
明齋嘗曰如此則一事致死之說為虛義極未安
師有淺深輕重之別如孔子之於顏曾則與君父
同而其下則懸有差等今若以一功為師生者皆
同於父子君臣則固不可而若以父重師輕定為
一說則亦不可自上只以父師輕重為斷故無以
服彼輩之心若謂師有許多般樣不可一功同之
於君父云則彼輩亦必內服於其心矣

己卯三月湖佽李鳳瑞等䟽若曰祭酒臣尹拯其父先正臣尹宣舉與故相臣宋時烈相善每加規警爲爲其所畏憚矣己酉一書反含恨怒恣意侵詆無所不至則爲人子者安得甘心於其父之受誣而苟全師生之義哉尹拯受訓家庭德學早成其開發誘掖固不待師敎於時烈而特以時烈爲先輩父友往來其門時質所疑契分之深果有之矣末梢不保其初者豈拯之所欲哉箴規之言爲齎怒之資撕握於鶻忤醞釀於積漸假托鄉佽之說而目以俘奴捏造亡友之言而指爲忍人末乃歸之於黨逆之科欲加以不韙

業

之名此猶不足並與其母而毀之以貞白潔義之行欲置黯黮不明之地似此說話雖令他人聞之尚欲掩耳而走况孝子爲親之情其隕痛迫爲如何哉此猘之所以與時烈自至於相絶者也如是而猶以相絶謂之背師是不知父子之倫者也世固有無師之人无無〻父之人往古来今輕重較然而人心陷溺黨論橫生全昧大倫之所在因其不幸之一端醞釀侵攻蜂生蝟起爲大臣者又推而上之以惹無限風浪云〻（此下歷論全鎭圭閔鎭長鄭澔權尚游及銓官誣辱放恣之罪）答曰玆事是非已洞察而明下之矣何必張皇陳疏侵斥諸臣意

起不靖之端耶予未知其穩當也 承旨金鎮圭疏請罷鳳瑞又言君之與師其義相類若曰師生之義可輕則竊恐君臣之大倫因以晦昧而不明此豈國家之福哉 答曰李鳳瑞等疏語過激予已知之何必罪之而後快於心乎 四月正言朴泰昌疏略曰御儒疏意雖出於爲賢卞誣其言亦涉謬妄今諸臣激於御儒侵辱祭酒臣尹拯更無餘地世變至此寧不寒心父師輕重之教允合義理在廷諸臣必欲角立務勝禮待儒賢醜詆不忌至於鎮圭之疏有曰師生之義可輕則君臣之大義不明噫師生雖曰不輕

而重較之以父子君臣誠有事理之截然不同者鎮
圭徒欲以師生之道直擬於事君以爲脅制之欛柄
何其言之不擇至此云云 答曰昨年備忘文師輕
重之論自信不易之公論而鳳瑞輩之侵斥大老尚
游之詆毀祭酒俱淡不避至若金鎮圭所論君臣大
倫不明之說不惟不擇摠其悖理噫生三事一雖曰
古義君臣大義㝡通天地亘萬古之大經大法則豈
可以事師之道比以同之乎使此說得行末流之害
可勝言哉故於遴席欲一卞破矣爾疏適至人之意
見可謂不謀而相符也

寅庚閏七月清州幼生洪胄亨上疏誣詆時崔相國
錫昇類編禮紀而庸學亦以舊經編入於類分之例
又於書末錄所嘗講確參證之人判府事尹拯亦在
講確之中一邉人搆罪錫昇爲毁經侮聖又嗾胄亨
投疏多有醜詆館儒朴弼琦等陳疏辨其誣　上命
停擧胄亨大司憲鄭澔啓請還收又有郭景斗者繼
投誣疏儒生李燾宇等又上疏申辨兼暴澔等罪狀
上命定配胄亨景斗削黜澔校理洪禹瑞李喬岳李
澤清對伸救　上嚴責之並竄澔及三儒臣因　傳曰
鄉儒之假托講確誣辱儒賢極可痛心今則處分已

定宜有慰安之擧遣承之敦諭于尹判府事敦諭後
回啓畧曰蓋今伩疏初非無端侵斥皆是自作之罪
而無可追也 聖恩偏覆伩罰又重則臺章之繼起
伩疏之再發勢所固然此在 大聖人平心處物之
道不固俯察得失裁酌輕重從容誨化之而已豈足
以大 聖上之聲色者也哉
甲午正月忠清監司書目判中樞府事尹拯卒逝事
八月十三日館伩黃尚老等疏論判府事崔錫鼎代
撰儒生祭判府事尹拯之文以先正臣宋時烈爲驚
外徇名又以空言高論誣毁大義誣時烈乃所以誣

孝廟云云　答曰此乃諸生祭儒生之文則非公家文字決不當推而上之於朝廷也

九月十一日判府事崔錫鼎䟽下誣毁　聖祖之之究　答曰泮䟽中抉摘數句語予已覽矣寧有近似於諸䟽所云乎噫誣毁　聖祖乃人臣極罪大臣之受此誣可謂究矣卿其安心勿待罪

十二日湖儒成大岭䟽斥錫鼎誣毁大義之罪並詆先正父子　答曰今䟽下𢆯語意在起閙固已未便而至擧尹宣擧事顯有侵侮儒相之意此豈鄕儒獨辨之事極可駭異也　進士李世庚等䟽辨先正之誣

乞夬正大岭等誣賢之罪 答曰大岭等疏中恣意誣辱重及於兩朝禮遇之臣亟欲甘心於儒相决非鄉儒獨辦之事尤極駭惋爾等疏下明白予用嘉尚焉

乙未十一月初五日俞相基市南之孫授進家禮源流刊本先是左相李頤命遂白令湖南助刊是書至是刊進

同日二更備忘記尹判府事碩德俊賢負士林之重望予之平日尊信為如何哉副提學鄭澔敢生侮慢之心侵斥非止一再固已可駭而其所撰家禮源流跋文中乃以托是書於門人尹拯要其參互校

勘起頭而結之以不韋付托非其人乃反誣人聽聞自謂吾書而全諱實狀此甚無謂等語醜詆狼藉是誠何心況跋文之摸在於伎賢旣沒之後尤可駭惋鄭澔罷職不叙跋文不用

權尚夏序後文有自內燒火之教

源流序後文

在昔先生編輯此書美村所住客邇則亦不無參助之端矣洎晩歲屬之門人尹拯使之修潤完役至其易簀時貽書申勉尤切而今尹乃曰不記師敎之有无變作別般話言豈先生惓惓屬托之意嗚呼禮者

權尚夏

所以正人心淑風教而今乃於文事之地用此蘇張之手段將焉用彼禮哉以先生之明鑑初不料如此知人其亦難矣邪七之狼狽是本來伎倆又何足責也

源流跋　鄭澔

澔少也聞市南俞先生編次家禮源流一部書而世无好古尚禮之人書成已七十餘年无有入梓而廣布者心常慨然矣癸巳夏左揆李公頤命以俞參所編禮書請令湖南道臣劃即刊行　上乃允之嗚呼宗我東禮教興行之秋也無何先生嗣孫相基送所謂本草于澔曰吾祖編成是書正當孝廟季年起廢

赴翺托是書於門人尹拯要其參互考證而因吾祖下世遂不見還今有 翺家刊布之命勢將以家藏本入梓云云嗚呼先生於是書用工之深如此而不幸以所托之非其人乃反誣人聽聞自謂吾書而諱其宗狀此正無謂羲材撰先生行狀及所編源流顛末備書且述不翅明白而曾無一言之自道到今其子孫勒說與之相背者抑獨何以哉其說備見於遂翁所撰序後小跋今不復詳焉

初六日政院覆逹鄭澔罷職 答曰自戊寅以後鄭澔侵斥儒賢屢下嚴旨而此習不悛崎屹不已固已

無蔵矣今於跋文誣詆伎賢無所不至豈以伎相之
賢而誣人聽聞自謂吾書之理哉其用意揣捏尤極
駭惋況家禮流源刊進澔亦知之而公肆醜辱略无
忌憚可謂縱恣之甚矣罷職失之而太寬而汲汲伸
救抑猶何哉一自論議歧貳是非不明良可慨也

追惟先正臣尹拯作二絶（御製）
儒林尊道德小子亦嘗欽平生不識面沒後恨彌深
生三雖事一自有重輕殊可笑論思長甘心大老誣

初七日玉堂（洪啓迪 黄龜河）劉子伸救鄭澔　答曰跋文中
詆誣伎賢如是狼籍决不可置而不論還收之請予

宸未曉也 同日諫院李規命李亨又啓請還收不允承
旨三司並違罷職

湖南儒生柳奎等疏 初十日

伏以先正臣文敬公尹宣擧昔在亂後壬午年間與
故副提學俞啓捿寓於錦山地對門而居朝夕相從
講討經訓就家禮一帙演繹編摩成一部書以大文
爲綱以註爲目古經文字謂之源漢唐宋以下先賢
書及我東位賢書謂之流總以名之曰家禮源流宣
擧又作小序略叙其編輯之意蓋宣擧與啓連床對
討交筆互寫以成帙者也厥後棨出宰務安時携去

謄出一本還其本草於宣擧其本至今見在家禮凡三百六十有五節二百五十節宣擧筆也一百九節即啓筆也三節缺而補寫者也又三節先正臣拯及故參判李唯泰及俞相基之父命胤少時筆也居家雜儀居喪雜儀統十二章而五章啓筆也七章宣擧筆也草本手蹟俱在拯家爲可證也大抵宣擧與啓以道義之交得麗澤之益致其力於四禮之中者若是其深篤而交修共編之意在於嘉惠後學而已彼此皆未嘗有自私自公之意也啓起應翺命之後未得就閒故於是書不復有所筆削而宣擧不住修潤

或添或刪或移易上下積數十年工夫而猶有所未盡改定者拯亦繼而修正之矣今其完書視原初編成時所增十之四五是以兩家所藏多寡懸殊而要之皆兩臣共纂之書也故宣擧撰棨之行狀有纂成源流之語此固出於謙己歸美之意也故相臣宋時烈所撰宣擧及棨墓文皆稱道家禮編輯事夫以一書而分屬於兩賢臣者蓋據實跡而各致稱述之意先正臣朴世采與宣擧書畧曰伏聞文丈與市南俞公會修家禮源流所以搜羅古今辨應吉凶者甚備誠欲一得寓目又於撰宣擧行狀中有曰始在錦山

病家禮損益本末意多未顯乃與俞公取仪禮經傳
謂之源諸仪說下論上謂之流以成一書觀乎此則其為
同修其編而非榮稱編之狀蓋章章明矣今相基若
欲刊行是書則當以其祖與尹宣舉共編之狀上聞
于朝以請入録而全乃全沒事宗有若其祖之所稱
編而瞞囑於其時左相李瀕命至達於　廈氈之上
此已非常情之所可測也相基歷見於下拯上酉峯為言
大臣諸刊源流事且言李相以為酉峯冊本乃是七
卷最為詳盡須得其本八刊云而因此酉峯藏本蓋
當相基所貴示於瀕命者只是四卷故云也拯問以

遼說云何則相基答以未暇詳聞夫相基之上京傳爲此事而上京之時歷訪酉峯初不肎一言提說及其故也傳大臣之語而遼說則秘之此其意以遼說全沒共編之事故難於爲說且恐所謂酉峯冊本不淂入手有此含糊其爲情態固已可惡而既曰有朝命故始欲依其言出拔家藏冊本矣未幾得見遼說則兩家共編之狀若不槩論拯家諸叔以爲此書是兩家之書今遼叅所諸刋者只擧市南爲言而兩家藏本詳畧不同而以彼陳情以此入刋終有所未安遂乃具此曲折問于遼叅之大臣大臣卽拯之至親

也其答書曰此書侄始得見於丁巳戊午年間青林寺中陪宿時心常不忘而其時果不知為他家書也頃日俞公佐携書来見因言欲刋力錦之事姪依俙憶前事問之則答云美村先生果不無講定者而以美丈所撰吾祖行狀觀之則可知其全出於吾祖也臨沒托修潤於酉峯不翅丁寧云故陳達遜席而不能廣問卒爾陳情有此難處之端心愧妄作又曰市南市行狀則先大父不自居讓而歸之亦可見公而無私。至意之上此與寒泉之編近思同下錄一揆也且歐陽公修唐書多以宋祈之名冒之古人處事亦如此

撰狀之意亦恐不外於此矣以此見之亦可見相基當初瞞囑之狀也方其書閙於大臣也先正之子行教以其書草送示相基則相基公肆恚怒卒以悖語荅之醜詆之言至及於宣舉拯即榮之門人也榮臨沒時以相基為托相基時年纔十四矣撫育提撕恩愛篤至及見相基荅行教書語多悖謬而謂是後生不能通知二祖事乃以不屑之教諄諄告戒則相基之言愈往愈悖乃卒創為說曰立綱分目皆是吾祖之筆至於小註始有互書拯據其宗跡明其不然則相基又曰刀割之餘全無真面目此則前後修潤之

時則或增補條端或刪節註疏故相棊執以為言有若拯任意變亂掠敀自己者然拯以為毋則雖無真面目筆則自有真手蹟豈以劉移之故有所加減乎雖欲刪削家禮大文其可刪削也云爾則相棊始乃窘遁乃拖其說曰雖盡是老先生之筆終不得為共編之證有若其祖猶自編摩而宣擧但助寫役者然此果成說乎且宣擧所著源流小序既已入錄於文集中故相棊嫌其徵信於後書問於拯曰聞源流序大行於世云未知出自誰家而或是已酉前文字耶蓋宣擧之沒在於己酉故其言肆然欲歸其文於拯

之追作今聞手筆之見在自知其不可以此誣搢乃
為誣宣舉之計與或人書醜詆宣舉作序之事肆然
句斷此此藍田呂氏之罪人也又自為註解曰藍田呂
氏說見毋勦說註噫相基亦人耳何忍以此等悖忌
蔑倫之說崩諸心而發諸口耶相基之所憑藉每在
於宣舉所撰行狀中啟美之語以此執為欛柄其意
以為因其先人之語足以脅持其子而非但時烈之
碑碣世采之書牘行狀證引已明冊本俱存十目所
覩殊不知當時之實跡難掩而後世之公眼難誣則
其計似巧而宗拙矣且戊戌後宣舉修潤之時搢亦

嘗侍傍而助其考校任其傭役故榮聞而嘉悅書勉卒業相基引以爲榮之術編拯之受托之證且啓臨没時以一書告訣于宣舉尾及於拯及拯之從兄搏而其中有所以奉托者雖死後必闡之語蓋兩家情同骨肉故身後凡事有所屬托如上所云以相基流托即其一事也相基乃拈出奉托二字强爲奉托源流之證審如是則拯之從昆弟皆受是書之托耶以此爲證既不成說而况榮之書不但此也其於丁酉秋未赴朝之前有書於宣舉曰源流其處能繼續之否榮則幾於輟工可恨云此乃其編之大證 而手筆

尚在則未知相基亦復以此書爲補遺相托之證耶
盖相基以添補之名專故極於而宣擧修潤之宗狀
必欲全沒其爲設詐極爲巧密盖其意以爲宣擧之
於榮朋友也拯之於榮門人也謂之朋友修潤則難
諱共編之宗狀謂之門人之添補則可以專屬於其
祖故也若使其祖有知豈不盡傷於冥冥之中耶盖
拯之見忤於時議其来久矣而全德純行無可指疵
及夫戊寅時下 聖敎之後父師輕重論義大明則
所謂背師之斥亦不能自售其後娼嫉之輩百計吹
索必欲中傷如庚寅鄭澔郭景斗之流是也今相基

時一驗不曉事之人其於掗平日依仰視同父兄而此書其編之宗旨在人耳目徒藉口於宣擧所撰祭行狀中敀美之一言欲因此而惹起爭端做疵於掗忽起平地之風波頓忌累世之情好此豈本情哉受人指揮趨合時說輕自絕於大賢之門而又求與大賢背馳之人以求序跋之文以為一經 睿覽作為公案之計其亦巧矣今澔既被罰則相基甫可得免罪律乎澔之跋文既經 睿鑑之辨斥而權尚夏所撰序後小記有曰乃於文事之地用此蘇張手段又曰以先生之明鑑初不料其如此知人其亦難矣邪

七之狼藉是本來伎倆何足責也噫如澔福愎之性本以毒正為務得其悪言不足怒而狮怙夫　聖朝旌招之士其自視如何而其言乃復如此寧不可愕澔則既已罰其人棄其文則尚夏序文中蘇張邢七之喻其為醜詆視澔跋文不翅倍蓰而斥責之教只及於澔天日之明宜无偏照而處分如此者豈平日待遇有別姑示含容之意而然耶抑或罪被警此欲其自省耶詆侮之辭輕重較然而一去一存終涉斑駁臣等竊惑焉伏願　聖上俯察玆事顛末无為誠說所撓益篤扶正之誠申嚴斥邪之典仍命序文一

體勿用以韋斯文以壽國脉末言權尚夏墓表誣說之辱及政院玉堂伸求鄭澔之非 答曰源流兩家共修之曲折始得詳悉而俞

相基之全諱宲狀殊甚無謂矣大司憲所撰序文追

後見之而所謂書序後文不作可也大抵跋文予已

親覽狀正誣誣仗賢之罪則一種伸救之論多見其

苟且不成說也按源流事不過一妖惡相基受嗾時輩表出事端以嫁禍斯文而已兩翁手筆之本市南毅工之書尚在則柳奎一疏足矣不必煩絮故諸疏書刪從畧焉

十一日 傳曰昨年九月湖西伎生等以尹判府事

建祠事疏請該曹回啓公事八之〻依回啓施行

十五日修撰魚有龜正言金在魯疏並請還收鄭澔

罷職之命又陳柳奎侵誣仗賢之罪　答曰頃於堂
劄之批已悉罪端之意矣斷不可還收也噫先正被
誣毋子親覽則奎等之陳章伸卞烏可已也夢言不
擇發侵賢此甚未安而誠以疏卞之擧旣由序跋之
文則遣辭雖欠委曲此與公然侵斥有異不必以此
罪斥故也　三十六日館仗尹志述等疏論源流事
誣詆先正伸卞權尚夏請罪柳奎　答曰源流一書
兩家之同修共編明白無疑爾輩之為仗賢疏卞予
非不知而以予觀之序後文不作似无害也抑柳奎
之疏、先正爲卞誣而發則遣辭雖欠擇發所執正矣

不無罪所故置之耳 二十七日八道儒生朴光世等上疏（與尹疏同） 傳曰朴光世等疏頭稱以八道告君之辭已不誠實托以爲仗賢卞誣醜辱先正罔有紀極而一身背兩師之說尤極絶悖幺麽鄉仗輩何敢恣誣辱極可痛心所當快施譴罰而今姑置之此疏還給 傳曰近日士子之爲兩仗賢卞元無邪心之可論而昨日朴光世疏中有邪說等語爲先正陳疏者皆爲邪人耶此一款不可不卞破而見漏備忘故言之 大司憲權尚夏上疏以 聖候留院入啓

荅曰卿因鄭澔事至於陳章俟譴予以爲過矣苐卿

疏有曰一則背師二則背師夫以先正之道德寧有是哉卿其平心以思安心勿辭

大司憲權尙夏上疏

伏以臣自幼出入於故文忠公俞棨之門習聞家禮源流是其謫居林川時所編矣近又聞故進善鄭澔家有棨所編家禮集解五冊臣取而見之是源流初本也未知改名爲源流在於何時也棨蒙放後與尹宣擧對門而住中本之謄寫在此時其後蒙 恩入朝無暇修潤屬托門於人尹拯使之完役前後書俱在可考而知也宣擧與故參判李廷虁書皆以俞氏

為主故撰祭行狀備述編輯之宗狀拯之荅俞相基
書曰所謂奉托之言終不能記得彼雖老昏此豈可
忘之事乎拯之癸祭之文曰先生于侄視拯ゝ以父
兄事先生恩意之篤於此可見而相背至此ゝ臣所
謂蘇張之手段也拯於四十年父事之地誣毀斥絕
視若讐人今於祭文又復如此一則背師二則背師臣
所謂邪七之狼藉者也今澔以侵侮伎賢首被罪罰
臣以拯之親舊見其不是而絕之今此辨斥不但侵
侮論其負犯宗浮於澔矣云ゝ
是時三司諸臣論救權尚夏鄭澔相繼陳疏 上並

亦之俞相基又陳誣疏不捧　十二月十四日京儒
進士柳太垣等上疏痛卞權尚夏尹志述朴光世諸
誣以　聖候調攝間退俟泮任尹鳳五罰柳太垣以沮敗疏又罰柳奎
丙申正月詮選京外儒生以源流事陳疏者　聖候
平復間姑勿捧八事定奪　特旨竄俞相基　二月
初二日承旨吳命恒疏陳禁防儒疏之非又論太學
施罰疏儒之先忌　答曰柳太垣未徹之疏未知措
語之如何而至於柳奎予覽其疏而嘉其爲先正伸
卞之誠矣皆被儒罰云極可駭異也　初三日泮儒
尹鳳五因儒罰駭異之教播堂所懷陳柳太垣疏槩

醜辱仗賢之罪又詆斥先正 傳曰所懷中先正之稱不可輕加儒者自有真假等語公肆侵侮士習豈容若是特命停舉 正言趙尚健疏 答曰噫先正之被誣予已洞悉父子師生孰重孰輕明有昔年之教則國是已定源流事攬為已有寧有是理而爾乃敢肆然投疏極意醜詆不復以仗賢待先正言念世道豈不大可寒心哉鄭澔有侮賢之罪而罷職薄罰猶且爭論承旨及柳奎等則至請施罰惟意所欲亦甚駭惋也

正言趙尚健疏

伏見大司憲權尚夏引咎之疏辟劃是非辭嚴義正
則 聖批頓無開納之語顯示厭薄之意 殿下真
以故相臣尹拯元無背師之案而。權尚夏以此勒加情
外之目耶拯之初背其師誘由於其父墓文一事而
此則大有不然者時烈之當初撰出墓文也雖未能
拯口贊揚以滿拯心亦不曾顯訾明斥以發其短此
何足為可背之端乎果令尹拯若以相絕則何不即
於其時引義告絕及乎辛酉以後卒以王伯並用義
利雙行等語直加醜辱於朋友間書尺末乃又以噴
薄之說及於師席其心所在不專在於墓文而已

殿下每以父師輕重之說宣之絲綸之間有若以時
烈眞有可絶之失而極之事出於不得已不可論以
背師者然噫師之道豈不重且大歟三代以前聖王
繼體作君兼以師道初無別立名稱而三代之末世
衰教弛孔子以大聖不得君師之位私相傳授君與
師始分爲二此禮經所以生三事一所在致死不可
偏廢也昔顔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時顔路尚無恙不
曰父在而曰子在此可見所在致死之義也今若曰
父師有輕重則其流之弊又將分輕重於君與父之
間設或不幸終不能兩保其義則亦豈無從容善處

之道而今拯則一面不廢師生之禮一面詆辱其師
於人斗宗鄉黨自好者所不為而平日自謂讀書談
義理者乃為此耶今乃不舉其事宗之如何只欲以
父師輕重之說硬定國是其何以壓一世之心乎嗚
呼時烈之不滿於拯之父子者既在於不絕鑴一款
逮至己巳禍作時烈以斥鑴之故首被奇禍拯則以
右鑴之人起自廢削噫進退消長邪正斯分禍福趍
避心跡可見而一邊救護之論輒皆藉重於父師輕
重之教推之於粹然無過之地一有背師之斥輒以
誣賢罪之師弟之倫幾盡廢熄而末流之害至於今

日源流事而益驗矣所謂源流特一禮書之所彙編
者也擬專忌其師屬托之義歲月既久之後攬為已
有乃有多少之紛爭是豈人情之所忍為乎背悖其
師略無顧忌一身前後再蹈其轍尚夏所謂一則背
師二則背師者可謂的確之論而今　殿下曲為閔
遮乃於疏批示不信之色欲致之於抑勒之科而特
罷鄭澔之舉未免為遷怒彼柳奎輩因此窺測　聖
意假托申卞侵斥備至顯有請罪役賢之意而　殿
下不惟不罪又從以崇奬之至以序後文不作可已
為教何其待儒賢若是其太薄耶伏願　殿下先治

柳奎等醜正之罪益篤誠禮於仗賢
初四日正言趙尚健避嫌處置請出 答爲先遞差
政院覆逆 答曰爾敢挺身護黨敢請還收極可駭
惋 初五日 診筵 上曰頃日家禮源流序文事其
時適抽一卷見鄭澔所著跋極其侵詆故即下譴罰
之命其後披見則權尚夏又書之文復在既見此書
則風浪之大作已慮之矣昔年處分過當曾有下教
而大抵私家文字推上朝家固知其未安此冊若不
印入則非朝家之所可知而既已經覽則跋文中既
有侵辱先正之語而視如不見正所謂不承權輿罷

職可謂未減矣大司憲文字則其所侵斥在跋於澔省來不覺慨然獨語曰無此一段則好矣第以平日禮遇特為斟量其待罪疏曰一則背師二則背師既以鄭澔為不是則批旨不得不若示而亦出於好樣待之之意也柳奎等侵斥權尚夏語雖過以其為先正伸卞故不罪矣今日言者不徒源流事而已又提背師之說公然醜辱安敢乃纂父子師生孰重孰輕前日下教不翅明白其父被辱而為其子者安而受之則天理人彝將至滅絶矣趙尚健乃敢詬辱蹴蹋有同奴隸平日禮遇之伩賢既沒之後枉被誣辱而

視之尋常則此豈朝家待先正之道逓差薄罰不足
懲罪而政院從而覆逆世道之不幸斯文之変怪莫
此為甚前正言趙尚健削奪門外黜送右出尹條 上又
曰墓文既有辱説則其子安而受之乎尚健外托為
伋賢伸白而其案則詬辱先正罔有紀極政院又從
而覆逆有若敢言直諫者然安敢乃尒覆逆承旨等
罷職不叙提調曰此有不然墓文若有果上辱則師生
雖重所宜告絶而以其文字不滿於意先自抵書於
朴世采擧本源心術有義理雙行王伯並用之意此
所以有輩師之説也墓文有辱之教亦由未盡詳察

之致也副提調濬善曰昨日臺疏許多詆辱儘有可
下而當此　聖候未寧之日恐防酬應不敢提論而
至於父師輕重之聖教可謂百世不惑矣臺言不顧
義理徒務角勝欲分輕重於君父等語殊甚駭然都
提調李頤命曰自上平心舒究調攝病患尤為致慎於
辭氣之間　上厲辭曰豈其然乎平日禮遇之位賢
既設之後趙尚健何從出之漢詬辱蹴踏殆同奴隸
而視之尋常則此豈朝家待先生之道也都提調曰
聖教至此茁臣以何如漢人君辭氣恐不當如是承
旨嚴職尤涉過中　上曰承旨勿罷　諫院玉堂請

還收不允 左議政金昌集陳劄申其文奇恒之論 答曰甲子兩大臣陳達之言卽予不以爲是而不用者也今之言者乃謂正論固已驗也今御劄語右醜悖之論而推波助瀾一節予宗慨然 二十八日判府事李畬上疏論斯文是非 答曰卿之憂國之忱至老彌篤或慮處分之倚於一偏從容開陳義理明白予甚感歎可不留心焉

同日大司成閔鎭遠疏伸救伋洋誣斥先正 答曰停擧之罰元非過當還收之請未可曉也

判府事李畬疏 二月二十八日

不幸士林乖爭之端發於蘊蓄既久之餘勢如何遺
難便止遏此雖在常日猶足以致煩惱於淵衷。於況
積年違豫靜攝之中乎臣於病裡上憂 聖躬下念
世道不勝咄嗟慨恨尚寐無聰也顧其所爭在於義
理頭臚人道綱領關係至重正要以公理解釋不可
以威令制服賤臣耄昏無所知識而尚有平日所聞
於聖賢遺訓者敢為 聖明陳之竊念師者非人所
皆有而又不無輕重淺深之殊故古聖論五倫師生
不列焉然既定其師生又以道義相傳則其恩其義
與生我等此所以有生三事一之訓也就其中言之

則父子師生之分臣亦不以為不然矣父子固重師生亦豈可輕視耶其或不幸於父子師生之間有不得兩全者則固當先父子而後師生然其所以處之宜亦有道矣藉曰師宗有過失其不可操戈而反而之則明矣況其過失不必在於師者乎義理至公亦何得專以父子之親而自私也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朋友猶然況於師生乎其義甚明本無難見而今聖上以故相臣尹拯處義若无少可疵者然此人心所以不服也噫師生之絶古未曾有而雖或至相於絶是宜沫血飲泣直布衷曲明白自處以終其

義既絶之後更不敢以惡言相加終身不失惻怛之意則君子有怨之道矣今乃不然一有慍憾便成嫌郤外存師生之顔內懷怨嫉之心陽若尊敎陰宗相害此雖施之於泛然交際之間聖人猶曰恥之曾謂一生父事之地而乃可爲此乎惜乎尹拯以林下讀書之人豈不知此而私意所蔽轉輾謬誤遂至於此私意之害人不亦甚乎且先正所以取怒於尹拯者誠以其父尹宣擧碣文之故也碣文未撰之前尹拯之事先正無少異於七十子之服孔子及其所撰碣文不滿其意則詆毁先正無復餘地安有一文字前

淺之間其人賢否判作天淵之理乎若曰尹拯之所見本自如此則既往父事者何心又欲必得一言之重以為其親不朽之圖者何意此為誠乎偽乎以此推之若使先正一循尹拯意初不蘄於溢辭則尹拯之服事先正必終無背世師生之義果當若是而止字托以論學專攻本源心術而曰論學者公議也不平者私情也臣未知數十年函丈之席所講何事而曾不及此何乃於情與義既乖之後始為此言也雖自謂公議其孰信之若以其言為是則先正當為何如人而　三朝賓師之誠禮將都歸於虛地矣若以

為不是則何得免為誣師人乎臣於先正雖未嘗束
脩請業視其德行則有素矣一生尊信朱子而深有
得於孟子以直養氣之訓立心卓然繩墨甚嚴不以
利害而少撓宣擧亦一世賢士也固先正所嘗親與
而其江都事旣引以自罪又於其親友相勉之言受
而為累而不自掩此可見宣擧之心事非可毋諱也
至其認鑴為大佼推許太過反以先正之嚴斥為咎
雖見鑴禍心畫露而旧情終不能已先正每以此慨
惜不已及鑴祭告之文出則其述常日之言尤足以
致先正之疑者故其碣文贊美之辭非不至而猶不

能盡如極意令其文尚在未見有直斥疵貶之語而
極乃此以蓄不平之心往復書尺更無恭遜之意遂
至視先正如仇敵分立門户血戰求勝擧先正平生
而事事搆揑卒使人心壞亂世道傾敗及至鐫黨得
志而其榮辱禍福判於目前如是而極尚得以安於
心乎先正門人目視其事中心痛之其視極當如何
哉古人於曲禮之師猶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況於仗者乎是雖曰由於為親果必如是而後為孝
乎令半一國之人惟極意是視恣口無忌直欲置先
正於坑坎推極於十分正當之地殊不思先正之所

樹立終不可逾而百世之公是非終不可掩也其亦陷溺之甚矣伏惟 聖學高明燭盡衆理顧此民彝之所在世教之所本義理瞭然無所未燭而徒以拯儒名之盛右之者之衆不復考察本末裁酌彼此前後 聖教不免執着一邊欲以是定國是臣恐國論愈難定而師生之論將自此而廢絕此豈獨為一時世道害而已哉此 聖朝之所宜深察也云云

學儒尹得和等疏

嗚呼惟我先正臣宋時烈遠接考亭之統緒近承文成公李珥之嫡傳卓然為百世之儒宗故相[illegible]尹拯

以四十年師事之人一朝判背而棄絶之詆毁其學攻斥其道不翅若讐仇豈非斯文之變怪吾道之罪人乎其初也 聖上既深惡而罪削之不幸世道屢變不恭相承醜正毒賢之輩莫不甘心於時烈則於拯也必翦拂之崇餙之 殿下亦不能堅持初心而復以旌招之禮加爲其罪實至重難容盖覆故爲徒者乃敢倡爲父師輕重之説以爲一分洗濯之計而殿下又不免入其説爲夫玆事所爭源流既遠委折甚詳而私家文籍未必一一經覽則其於是非曲直或不能照徹而槩以父師輕重四字裁之故其所左

右低昻固已黙定乎淵衷而至于建極一世則謂不妨於兩存而並容所以十數年間國是不明正論愈鬱駸駸乎不可收拾矣乃者祭酒臣權尚夏因家禮源流序文之作明言拯狼狽之宗及其陳疏請譴又推本溯源而拯論之曰一則背師二則背師將欲嚴邪正之卞明師道之重 殿下不察世乃曰寧有是哉曰平心思之顯示未安之意厥後臺疏之 批逐席之教轉輾層激辭旨極嚴及復論斷必主乎父師輕重之說論佼賢則非責之不而已至謂之誣詆於拯則洒滌之無餘而必攻之至當臣等於此相顧錯

愕直欲無生嗚呼拯之時於烈蓋自少時出入門墻
委己而文事之自非甚无道之人孰忍忘其恩而悖
其義乎設令其父為其師之所構終不能兩全則度
義處変固不無其道而苟非大変故大警悉不容並
立於天地間者亦何敢輕相背絶也哉臣等不敢知
時烈。見怒於拯者何事也之上不過因其父墓文之作
釁隙生焉耳臣等竊伏聞向日 筵中有教曰其父
被辱而為其子者安而受之則天理人彝將至滅絶
此特 殿下未燭其墓文宗狀而有此教耳倘 殿
下一覽其文則詈辱有無可立卞矣臣等請為 殿

下陳其全文爲其文曰云〻文見一卷此宗初本也臣等
未知此文疵厚者何說醜誣者何端而人子果不可
安受師義果不可全保耶盖其敘次詳備称道亦自
隆矣而至其總論處特舉文純公朴世采所述行狀
而爲說不以己意故極以其不自立論藉重他人爲
其有意而愠憾爲耳夫君子論人袞鉞至嚴作者筆
法一字不苟則立言詒後本非爲一家之私事也設
令其父潛德幽光未盡發揮於其手師生之間恩義
亦重顧何敢遽以此而致怨毒哉盖自文成八九年
之間累度請改多所刪定以其大體立論終不曲從

之故怨毒日深雖隱忍遷就外存虛禮而吹覔多端
疵詆滿腹嘗以長書極論其心術學術之病有若數
罪者然以示世采曰吾欲效比干一言而死世采曰
願君效王蠋也拯遂隱其書不出而猶出入省候書
尺復一如平日矣其後又有所謂木川事者蓋木川
人嘗有指斥拯父之說故時烈嘗舉似於人俾勿與
互鄉人相從此寔出於為宣舉之好意而拯反疑時
烈之做出對時烈之外孫為其妻侄者詆辱時烈同
有紀極故而告時烈則時烈不信曰拯前後待我師
生之禮惟謹汝言必不然矣世采聞而大駭移書責

拯且令謝罪則拯之答書遂以並用艱行機関權數等語公辭誣毀於是崔愼上疏而處分大定　殿下固已洞燭而亦必識有之矣噫拯之欲絶時烈非一日之積也外則周旋惟諾於一席中實蓄憾含怨狠然而不已此實非人情之所安也且自謂不平者私情論學者公心而不肯直諫於無犯無隱之地乃反私情設陰斥若是其諱然又豈道理之所敢出乎拯之事時烈已以若知其本源如此則其道非矣又何以屬托其父狀德之文以貶褒爲榮辱改不改爲喜慍耶其誣毀之書旣出時烈以書遂謝則拯乃直加

詬辱如待仇敵末乃曰若蒙門下追念詛曲加裒憐
則迷明受賜疑結俱釋只在門下一言之間而已使
時烈之本源心術誠小也則其為墓文雖善亦何能
頓然消釋而遽分為君子哉況其拯口噴薄恣脅求
如彼而一遲貌乞猶有望於一言侵惠古今天下安
有如許道理亦可見其愚惑笑之甚也嗚呼藉曰父
師真有輕重而此事亦果為可絶之義只當引義告
絶不出惡聲可也今則不然乃其師之平生而誣毀
之許揚罵詈無所不至此非絶悖者乎説者又謂時
烈於書尺之間多揚拯父之失拯安得不絶乎此亦

有不然者時烈於宣擧江都事初不深罪而曰當論
丙子以後之宣擧又取其潔身自靖而附論於三學
士傳後其誅文亦以一星砥柱称之其後極抵書於
宗錄廳以其父不死為十分道理而反亦死節諸臣
謂無可死之義而至誣先正臣以真有入山之失然
則宣擧終身自廢者都放虛奪而江都苟免反足為
其疵累故時烈於是惧其大為世道之害遂不拘前
日贊揚之本意嚴辭痛亦不少假借曰一夫之死不
死有何大段而其害流至此不自量力而欲與彼
啾者誠出於不得已也夫豈出故於為暴揚而然哉

況拯自墓文事後凡世間行言一有害於其父者則
輒疑其出於時烈如俘虜之言忍人之說明有來歷
而先自提起追問窮詰故時烈盖不得已應之然則
此皆拯激而發之耳豈時烈之所樂爲哉雖然拯誣
毁之說已出於其前則背師之在尹墓文不在尹書
尺亦明矣嗚呼拯大倫已喪餘無足論而父子傳述
本不出尹宗鐫法文宅心制行又專在於利害禍福
之間既見時烈舍命斥鐫大爲奸凶所仇嫉他日世
道累變則時烈之爲孤注必矣朱門黨禁先及西山
本朝士禍混被門徒拯以慮患之心其肯低頭於時

烈之門甘心於收司之律乎其自絕師門分明各立未必專出於墓文一事也觀其語嘿趨避屈伸消長一以鑄黨為啟趣至於己巳奮騰則益可驗其明效矣只緣當初削逐之名遠寢於奸凶秉國之日更化之後因循未改而 殿下不察其宗嚮用深深節次推排遂至崇之生而待之以賓師之殊禮死而加之以先正之崇稱乃措之帝廷光命之僭越孰有甚於此者乎嗚呼若時烈之所擔負者何道耶蓋欲闡聖賢之道距詖邪之說以承吾孟子朱子之功爲不幸世變罔極受禍最酷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宇宙間直

正一脉綿綿延延寖以微滅顧今繼時烈而為士林
宗主者猶尚夐一人在耳 殿下平日禮待又何如
而今因一言斥拯大加咎責不少顧藉鄭皓跋語三
司之章劄雖其言有淺深緩急皆出於扶正斥邪而
殿下一並摧折 殿下何取於喪義敗倫之尹拯而
棄三朝禮遇之大賢不翅如弁髦臣等恐禍亂將作
而國之亡無日矣嗚呼冰炭不可同光邪正不容兩
立昨年朴光世疏從彼此元無邪正之 教此固
殿下之失言而無怪乎今日處分之至此也夫 殿
下之當初罪拯固至矣歲月雖久縣附無補而乃反

推之爲粹然全德之大君子而一有斥之者輒皆攻之於誣賢之科則又不特無邪正而已也然則 殿下於此有所蔽而然蔽者卽非他卽向所謂一言之失耳夫所謂父師輕重者自世俗觀之宜若無害於道理而一差毫釐流害至此 殿下不悟其失方且信之如謨訓守之如金石臣等恐四方誦之後世法之靡然入於禽獸之域也臣等沿疏將上之際伏見李眞伋疏本則搆誣伋賢罔有紀極至於去其職名肆加凌辱而及入對前席則其所爲說尤極兇悖且以尙夏所撰時烈墓文一句語肆然譏斥攻之無據

噫嘻痛矣己巳之禍尚忍言哉且其積漸醞釀為先
正禍根是誰之故盖拯之父子自初黨惑於鏞偏中
其毒時烈以先治黨與之義示之甚力故尹家之含
怨蓄憾其未已以及乎時事一翻鏞黨復起伸雪鏞
究顯擢拯官時烈終被慘禍是以時烈未死之前屢
言其召禍之由而朴世采己巳春抵拯書曰今日尤
丈復作罪首時設想必求其異趣者以為之助人多
為高明深慮又曰伸駋究必又引兄家為明證之拯
助其聲勢交煽駭機者此已難掩而兄詳知其陰秘
之謀者宜莫如其黨而其時論拯之啓有曰昨年更

化之事拯有低昂於其閒此亦必有所據而然也然
則據師門當日之言採一世公誦之說書諸墓石以
詔來後者顧非尚夏之責也云ゝ
續辨錄按此疏誣語皆襲前套已見諸辨疏而其中
以明齋甲子書中起結俱釋在門下一言云者把作
全改墓文之說誠兒童之見也是不過解破木川忍
人諸說之意而已彼中之抑勒為說類如此（見李世德原情）
且如玄石書語及庚午筵言又出誣揑其時午黨權
力殺懷下一上川固自有餘奚假他人之助也玄石不過
聞老黨恐動之言為明齋過慮而傳之而已伸騁之

寃亦引明齋證者此亦懷川平日誣言有以致之皆
無干於明齋也至於所謂昨年更化之事時烈徒黨
敢咎於其謂有所低昂此乃夏濟疏中屬之老黨之
語而今得祀夜說以為其時筀啓中直以為其有低
昂於其間文字之明白者猶且隨意变幻此輩傳法
之習本自如此不足卞也懷川禍本詳見上卷
三月初三日前洗馬崔錫文等上疏辨匕師之誣時
以聖候禁章疏故。啓稟　傳曰捧入　答曰爾等院
之本末愈益詳知而向來所教安有辱及其父而為
子者安而受之等語大意果不差爽矣

前洗馬崔錫文等疏

伏以臣等師事先正言尹拯云云不幸數十年來世道乖難論詖瀆裂誣辱臣師之言愈出愈奇其在師生之義豈不欲一籲天門使我 聖明洞察是非之所在以卞邪正之宗哉顧臣師嘗以至誠眷眷書諭臣等曰事有大小義有輕重苟有害於大且重者則小且輕者容有不得伸矣無卞則自起自滅只為一邊之事而對卞則相爭相激轉成兩邊血戰畢竟貽禍於國家則所卞者小而所傷者大此等規戒不啻勤摯臣等亦自惟念其所眷眷之宗自悃愊中流出

則其在尊聞行之知義不敢違鐵恭守自靖之義而已令則臣師已亡被惡對之心詎可休矣而一二年來更惹事端工致奸言雷同和附益肆醜詆謂天下後世可誣私心痛恨有難自抑茲敢糾合同門冒死仰凟伏願 聖朝澄省焉噫今之誣捏臣師者或全昧彝倫之輕重或未諳事跡之本末有不足一一爭卞而至若自托山林者乃敢而邢七蘇張等說弁諸奏御冊子又以遂致己巳之禍等語載其師碑文其自卞之疏則有曰一則背師二則背師自是以來搆誣詆辱之說四面迭起必欲以眩亂 天聽噫亦痛

矣臣師之與故相臣宋時烈不能保其始終慈有源
妾臣師之父先正臣文敬公宣擧與時烈弱冠相從
爲道義之交嘗以爲雖不敢當明廷之賢臣猶可爲
尤門之諍友知無不言未嘗放過至於末年言不見
信有未得盡意者而惓惓之誠未嘗已也其前後書
牘有可以割身而刺骨者門生子弟或以殺踈之義
規之則宣擧慨然歎曰英甫有氣質之病主張太高
尚同之風成而逆耳之言絶自克之誠心未立而力
服之形勢漸張馴致於自聖孤立之地則非但朋友
有不能責善之過抑恐　孝廟簡拔之意亦將不揚

於後也最後戊申秋時烈之赴命宣擧以爲也此又
時烈已亥後一初也若能懲毖改絃誠眞做措國事
猶有可望遂草累百言欲貽之俄聞其去國不果送
焉宣擧沒後臣師以爲先人息息之遺意因求墓文
於時烈而并持而相示其書略曰今日格君之責實
在於執事欲吾君之無私意則當先去吾之私意欲
吾君之開言路則當先開吾之言路詳見明村疏其餘所
論莫非切中其病痛故時烈見書愈恚至形言色及
其撰出墓文也歷敍平生而如孝廟答宣擧疏批中
未聞陳東終致尹轂之死爾之所謂死罪無非耿介

出俗之行等語不啻一字華袞而一不提及乃於總
論之辭只借先正臣朴世采所撰狀辭而結之曰朴
和叔云其銘則復以我述不作係之爲非心慊不平
者則其辭之跡 不誠不若是矣然而臣師初不覺
其有甚挾雜只詡其遺辭之幸常數次往復冀其改
定則時烈進退前却終不以已見據宗爲辭臣師始
知其不可復請而捨置之夫以臣師之賢豈欲沮時
烈之溢美也亦豈懷憾於師事之地也特以遍碑誌
之體捴語爲重則無論稱道之淺深所宜以己意斷
之而今時烈以平生道義之交捨恒日情到之語而

乃籍重後輩之言以情以義俱無所據故臣師之初
不能不復往者此也及其不得請而止焉則以臣師
孝順之心若其閼於中則有之矣欝何嘗蘊心於岐
貳又豈有絕不絕之可論哉及至十年之後時烈怒
臣師之深論其宗病輒矢口曰此由於文字事其徒
之和之者遂相與傳襲曰尹拯之絕其師由於墓文
噫使臣師不忍絕而不絕者自有其由蓋時烈自少
儘有多小病痛而宣擧之規切也每看作氣質之病
臣師初年函丈間質疑獻規亦皆啟之於氣質上矣
洎乎晚年熟察其言行事爲之間多有本源可疑處

以其最著者言之如李惟泰禮說及木川言根是其大段也臣師往長簪云云禮說事詳見李世德原情刪其幻出無根之言擠人於冈測之科形跡綻露十目難揜此臣師致疑本源者一也辛酉年間時烈語李翔云云怀事詳見李世德原情刪當初時烈之言於翔者陽若出於尊尚道學之意自播孟浪之惡言悪致一場之羞辱毋論言根之何意在指所發固甚不佳此又臣師致疑其本源者二也其大者如此而細歷之後小小言行之可疑者如從一板印來於是臣師遂疑時烈之氣質之疵未能矯治轉成本源之病又疑其學術與大學

誠正之學有異以為師者道之所存既有所疑於中而不以質難亦非無隱之義也心欲一遣痛言庶冀回悟而適會時烈方在禍厄含意耿耿泯默數年及夫庚申以後時烈復當世道締結勳戚出處無義言論施措多不厭公議臣師益不勝其憂歎遂作長書一通其書曰云云（詳見二卷）作書之後一家諸人無撓不止臣師心惘然以為師嚴而友親欲與朴世采商議相會于甘露寺累日相確則世采以為書意宗好而此丈既无受人之量必惹無限風浪重貽世道之大害苦口力挽臣師以平生守靜之人不能無動於世

道之言遂以不送為定矣其後婦侄權以鏈未言于
臣師曰外祖近日事人不厭服而子弟門生規切無
人叔主終無一言匡救是何道理臣師答曰吾於師
門豈容恝然曾作長書欲以貢愚而內為一家所撓
外為朋友所止未果送因以義理雙行王伯並用與
大學誠正之學不同等語若有酬酢矣以鏈欲借重
以諫其祖為誦臣師之言時烈聽之大怒有所云云
其孫淳錫(世采婿)傳其事于世采世采驚訝即又貽書
臣師問其委折則臣師略報以鏈酬酢之言而其書
遂為淳錫所竊去矣自是崔慎李景華李震顏輩相

繼投疏醜辱臣師父子罔有紀極先時時烈又㓕為忍人之說以臣師之母贈貞敬夫人李氏明白之節欲啟之於宣擧之迫殺自謂聞之於故判書金益熈益熈之於宣擧相知最深至登剡章則豈有心知其忍人而薦之於君父者哉臣師以此痛迫聞於時烈則時烈初荅以為金尚書不但曰忍人而已其後語窮之後則乃曰聞諸水濵母死不明為言益悖其傳播不根之說逞其憤懥之私者昭不可掩其時世采書中所謂一擧而傷人之兩尊殆無餘地者即宗際也到此地頭師生之義更無可論是則臣師本意不

欲輕絕而彼之所以應之者有不期絕而自絕矣噫
前後一宣舉也始焉時烈之所以奬之者以砥柱一
星等語著之祭文三學士傳叙又曰潔身不汚以守
其志所以贊歎如此而初怒於己酉書之忠告寓貶
於擬碑之際再怒於王伯書之切迫又有多少醜詆
之言則吾聞安有父母受辱至此而爲其子者甘心
還忍爲之服事者哉臣師之於時烈所以至於相絕
者其本末如此而今之言者以背師二字持之不捨
甚者至謂父師初無輕重雖有辱不可絕不亦悖乎
臣師嘗答世采書有曰先人之於不肖父而師耳今

不論父子只以師道言之其與尤翁爲師恩義輕重
不翅懸絶兩師之道不同則一取一捨一從一違勢
所固然愚之自靖惟在此耳又嘗與故掌令羅良佐
書曰甲子數三往復以後師生之義已絶而猶不敢
不以舊義處之故與人酬酢猶以尤齋稱之矣丁卯
以後則彼之於先人構虛揑無誣詆罔極舊義亦無
所施故不復稱其號而只稱懷川矣拯之待懷川本
末如此然每回思平昔情義未嘗不怵然興愴窠有
後來以我爲口窠之漸矣云〻卽此書二而見之則
臣師之苦心精義可以推知矣至於判府事李畬之

剳稍別諸説豈能粗知有父師之輕重而其所為言
又似曲成義理婉辭平説亦異乎惡言醜詈宜 聖
上之俯賜温批至有義理明白之褒也然其始緩其
終緊由淺入深終至於深擠而力詆則亦見其蔽於
偏見而不自拔於黨伐之科焉觀其通篇主意有若
臣師專以碍文事含愠逞憾者然夫含愠逞憾鄉黨
自好者所不為曾謂忠孝仁恕若臣師之純德者乃
有是乎夫俘虜之言忍人之説為人子者顧安得晏
然已而乎然論學述何等重事其時時烈之位望名
論威權勢力又如何也使時烈初無可指疵而徒以

一己私憾妄訧其學術則立見顛沛爲害大傷其可
以一日自立當於世乎且俘收忍人之說雖係一家
私事可其心術之遂知露而其行已接物言論事業
之不純乎天理者又足以參觀而互明則其所論列
學術源頭披竭平生衷蘊之際又可以形跡自嫌不
爲之悉心盡言乎觀於辛酉擬書中所云平生情義
棄之如遺則又類於少恩之申韓又云平生親舊無
一人全其終始使六七十年墳荒皕澤之地一朝變
爲蚌鷸蠻觸之場此即指諸家之分裂而崎屹亶舉
之數事亦包在其中矣向使臣師眞有含慍之心欲

旹逞憾之計則亦豈造無根之語指難摸之事陰相
傳播俾自成瑕纇如木川之事水漬之語而已又何
苦而瀝血吐心極言索論以犯函丈之尊以招世人
之謗訕也哉其書具載右方義理明正旨意懇惻無
一毫憤恚不平之氣心公眼明者一覽可見淵鑑所
照想不有鞞然矣今其言曰外存師生之皃內懷怨
嫉之心陽若尊敬陰京相詬噫此何言也念平生之
情義不忍輕絕忠厚之過也恐世道之貽害遂寖長
贖嫌慎之過也師生之皃既存則尊敬固自如也此
特出於事勢初非陰陽其心而為此也今其言曰若

拯之所見本來如則既往父事者何心欲得一言之重以為其親不朽之圖者何意夫先師之於時烈初間未得窺其隱微又無瑕釁之端得其言行之可疑則今以既往父事反為把持之資固不成說而至於請得碣文則時烈既以宣舉執友為當世領袖望有山斗嶽然稱存則宣舉之碣文不於時烈而誰托乎後來時烈之起釁非臣師之所能逆覩也今若曰不早見幾誤托先碣致生無限葛藤是不免為先見之明也又若曰初何不引義告絶而亟丈門生之稱尚存於乖阻之後何其畏慎太過而勇決不足也先師

有灵必當含笑而愧服矣今則不然乃以初受碣文
之事追加操切以宗逞憾之業又以内懐悉嫉等語
深加譏斥欲歐詬詈之科嗚呼如是而尚可以服人
心乎又若時烈已巳之禍則　聖朝宗燭其本末矣
此何與臣師而人之為言乃至於此〻蓋由於時烈之
造耽羅之行為文以告於先正臣金長生之墓而其
畧曰尹㩗宣以牛溪宅相黨鐫甚力以厄斯文其子
拯不思自反盖懲之道而反詈視小子顯有抑揚使
其勢潛熾宗國幾亡今因朝家有事小子遂有此行
而拯乃騫騰云〻此宗時烈將死之對筆而其後人

至今紹述藉為口寔噫此輩果以時烈所為文字尚夏所撰墓文謂可以誣一時而欺来世乎宣擧平日忠告深中其宲病臣師論學一書重觸其忌諱時烈不知自反深蓄憾恨做出黨鑴之說訾毀之不足又欲擠之於鑴附終又以黨鑴甚力擬乃騫騰等語筆之於文字有若其身之蒙禍由尹氏父子而致然者噫嘻此眞不成說話也在臣師直可付之一笑而在時烈則直無謂也為其門徒者正宜掩覆以扶其失而乃又回騰諸碑碣刻之金石適見其識解之陋而大臣剳中巧辭粧點欲并權尚夏而致之無過之地

其亦感矣噫人皆有父母亦皆有妻孥皆能虛心推恕就事宜知臣師遭罹之不辜出於不得已而羣起迭攻若執私讐惟恐其罪名之不深至以父師無輕重之說羅列而陳之不自覺其相隨以入於無父之域甚矣黨論壞人心術也抑臣又有獻焉學術天下之公物也是非萬世之公案也今評學術論是非之際惟當平說道理附諸公議而已尊慕時烈者每於爭卞之間輒以祖宗禮遇 累朝賓師之說以為借重脅人之資於皇 祖宗恭恭在上臨籍妄援以濟黨伐之私是固義分之所不敢而縱能威之定力脈

於一世千載在下其能尊後人之公議而閑其口乎世人固不論年老大臣亦復為此言誠可慨然也至於家禮源流事不過欲惹兩家之爭以添臣師昔師之罪案表裡和應自上開端而事例既是枝末且柳奎之疏儒臣之言畧有陳暴而 聖斷恭然既以共編之狀明白無疑為教則今無容更有覼縷云云

同日館儒金純行等上疏沖亦權尚夏醜詆先正(疏與尹得和疏大同刪)答曰先正之處義本末予已明知則爾等雖欲百般誣毀其可得乎源流事亦無非右相基而亦先正已極駭異而至以序後之文比論於春秋對

討之筆鄒聖距閔之章可謂無嚴矣
初五日府啓掌令甫章黃請副提學鄭澔遠竄　答削黜
又啓周禮曰父之讐避海外之兄弟之讐避之千里
之外君之讐視父師之讐視兄弟此為父師輕重之
一大證而趙尚健疏中引顔子一語演之曰只曰子
在不曰父在乱經義而誣一世請竄不允　院啓請
前大司成閔鎭遠削黜　依啓
十一日玉堂箚子應敎鄭栻大司憲權尚夏少事擧業而
無成晩始出入於時烈之門藉其依故濫厠旌招視
源流為奇貨搆成先正之罪案欲宗前日背師之誣

殿下既斥其言火其書則有不容置而不論請罷職

依啓

副校理洪啓迪䟽略同日

蓋自先正臣宋時烈見絶於門生之後世禍層生百怪爭現獨有仗賢屹然爲狂瀾之砥柱見無禮於其師者惟恐斥絶之不嚴小序所云蓋亦所以明師道而扶世道也 殿下於其䟽批輒有厭薄之色而亦無敢爲 殿下言者趙尚健大有聳動之力從頭劈破冈氷 殿下所厭聞之言故一言纔發 天怒遽震言事之臣蒼黃迸出 聖心所向有可以窺見則

彼患得者挺身爭奪欲售其毒正之計　殿下於巧
中投合之言既不能無惑志而賜對之時至有小序
已燬之教則彼乗機構陷信口噴薄尚何言哉尤慨
然者

殿下於儒賢常所眷
禮旺以待遇其師之禮而招徠其人今以其言之爲
其師不明而燒燬其書處分顚倒何至於此至於筵
䟽受嚛之教亦非待臺閣之道也　殿下於頃日何
如漢之教既悔其失言矣才悔一言之失又有一言

之失豈不有愧於不貳過聖訓若夫大臣之劄憂慨
之誠宗承其先志未安之批反在於追咎其爲孝理
之累又豈但一時失言而已及原任大臣之劄 批
時有義理明白之敎則庶幾 聖心有所感悟而崔
錫文誣賢之疏又有淵可之批士林之慼於是滋甚
蓋其疏語意之詖遁醜悖首尾之矛盾逕庭立可覰
破而若其所謂辛酉書則儘多委折請畧卞焉其書
所以詆毁師門者條目狼藉而深論顯斥尤在大義
其言有曰其初固將粹然一以天理自期寧有伯與
利之可論云則其終之流入爲伯與利者果何事也

前後一先正也終始一大義也若其成與不成則天
也非人也未知先正所樹立有何一毫彷彿於假仁
借義者耶其言又以先正之主大義過高爲非先正
所倡明係是天理之常經本於義理之當然則主張
自引有何過與高之可論歟其文爲以此　孝廟初
請對時事皆要得君父之然諾據以爲出處之名而
殊欠至誠去做之意稍久則無宗以繼之所可見者只
是祿位聲名噫　孝廟於先正際會之盛不翅魚水
之懽密勿訏謨元非然諾至誠孚感不是要君則其
所云云不亦可駭乎噫天不祚我東事雖無成而我

聖祖含冤忍痛迫不得已之意明以表見於後世有
辞於天下者亦其數年講明之效也畢竟無可見之
宗功者豈誠意不足之致也其餘條列又難悉數姑
撮其大者言之論其在朝則以為好惡以此為彼此而
壞士夫之風論其在野則以為動以威怵以勢而壞
鄉黨之俗既擬於申韓之小恩又譬之於潁川之鈎
距噫人孰鄉原自不無好惡況先正所好者誰所惡
者誰此等善惡之分亦謂之壞士風則所為鄉俗之
壞者亦此類也以此推之餘何多卞葦墓文已登學
伎之疏天鑑在上宗獨其背絕之無義則輕重之說

將無所施故猝復誣歸其辟置前事於不恐不怒之地而別出私書不暇顧事實之彌彰而必欲訂成見絶之端但其作書相絶彼既曰非由於墓門而又是未稍所遣之前則其將以此書謂之何所由以發乎蓋錫文等惟急於圖蓋墓文事而不知輕重二字之自歸於落空良可笑也若夫庚申不厭之公訟蓋指西黨京鄉所無之許讃有亦其人援彼攻此黨惡之本習難掩以有為無欺天之情狀盡露則雖復雜引無根之事廣張長書之本而其書之由於墓文其可欺乎蓋其墓文非先正極筆則明矣累次請改未

滿其意欠師之間終不可兩保則輕重之分亦豈無合乎天理之經而即乎人心之安者而刱不害於常變之折衷終有乖於君子之處義即此一書是非可見此公訟所以直亦以昔師也特 殿下偏係之私有未克去故所以扶植者無以復加惟其如是故迎合之言乘時繼起昨日劾遞兩臺今日請竄兩臣惟其所欲而無所顧忌事之慨惋孰甚於此云云即得見玉堂劉槩則乃大司憲臣權尚夏罷職之請也臣於是不覺心膽俱寒噫今日世道雖曰危險如使朝廷少有紀綱此輩構誣伐賢何敢若是劉槩一出手脚

凶狠覘其氣勢便一巳巳哉賢之黨也斯文旣晦復顯而使後生尚知尊朱子重名義者是誰之功也蔑名義藏禍心之輩其欲逞憤吹毒醸成士類之禍讒羅之請終及伎門焚坑之慘將在目前國之危亡不翅兆見噫〻痛哉云〻 荅曰玆事是非不翅若黑白之易卞不但吾志之已定自有後世之公議本非牽於私好惡則惟當堅持終始而已甬雖費辭營救奚足以動吾聽哉之憲府陳院之啓所執旣正玉堂之劄所論亦是而恣意搆捏無所不至誠可駭惋也噫權尚夏所撰序文其所以誣詆先正反有甚於鄭

㴲而予已燬其書矣且尚夏之疏一出和應之徒四面而起必欲角勝而後已誠一世変宗爲寒心其在明是邪之道終不可昰之也翌日達碑羅戩

十八日院啓正言宋眞明請前校理洪啓迪羅戩不敘依啓

判府事李畬劄子二十日

伏見尹拯門徒崔錫文等疏本悉發其師之言與書狼藉臚列誣毁先正噫嘻亦太甚矣設令先正直有可攻之𤾗舋極於先正直有可絶之仇怨忍以舊日師生暴揚惡辞至此之極古今安有如許道理其疏

歷峯臣劉楠爲卞誣謂臣出於偏見黨伐而聖敎
旣奬以爲師伸卞又論以益詳本末錫文之言果是
則臣當不免黨私誣賢之罪矣臣固不足道以先正
三朝尊尚之元臣一朝慘被誣衊於平生視猶子之
人其爲世変孰大於此令觀其所謂擬書縛束操切
深文巧詆有甚於鍜錬之獄吏惟恐其不陷入此果
是師生間論學之心乎先正一生言行播人耳目固
非拯人一一之言所可誣要之百世之後豈非可定而
若拯之心跡則誠有欲掩而反彰者若謂拯顯覩之
心太勝以致私意蔽惑則猶有可諉令欲並與其慍

憾而諱之自謂其心寔在於為師教諫者益見其自欺〻人之甚矣安有列數過失句斷平生而猶復以師生為心者乎拯之從先正許久而錫文輩亦言拯於碣文之前未嘗見其言行之可疑至稱為實有山斗之望忽於其後意見頓異判作二人此何故也甚發於慍憾豈可掩乎且其為是書也既欲其相絶則又何以逢怒為疑而不以送也既不以送則猶若未遽絶也而又何以窓地相傳使世之素所不悅者資其頰舌也師生雖曰差輕於父子宗人之大倫也處大倫之變而全欠君子白直忠厚之道如此餘何足論

也尤所痛恨者先正之所秉之大義 聖祖密勿之
深契誠有廷以暴於天下者而并加搘擊直欲其掩
翳而不彰尚有人心甚忍爲此惟 聖明勿主先入
更察其本末之所歸參以聖賢所論師生之義深加
裁焉省昨又伏見玉堂劄罷禮遇之儒臣其爲 聖
明之過擧殆未前聞且錮籍先正無復餘地至於拔
去謚號其爲縱恣無忌甚矣而 聖明略無一言以
斥臣恐泉壤之辱鉤黨之禍將無所不至誠不勝痛
心焉 答曰兹事是非本非難卞而堅定之志終不
可撓奪也噫予深悔㫌子處分之共當禮先正如初

父師輕重之教不翅明白而自是以後不敢復有提論者盖所以畏公議也一自序跋之出群起和應極口詆辱必欲眩亂是非而後已此果出於公心耶以此觀之玉堂之劄可謂執正之論矣

持平趙翼命疏 同日

竊以生三之訓於傳雖有而輕重之分儘有差等考諸周官避讐之章近遠之分可知矣叅以禮經制服之意等級之别可見矣盖父子天屬天屬不可離也師生以義合者也義可絶者絶之故師非不重而有時乎為輕此 聖明所以深察處義之得正而戊寅

之　教如日星暗符於周官禮經之義而永為百世
不易之定論也者非不知天屬之重於師生而急於
醜正乃為此顛倒輕重之論苟引師道之重推而至
於莫可尚之地而若父子之倫都閣一邊此非世道
之一大變耶權尚夏徒懷師門修隙之計始開時輩
醜正之蹊已巳黨人之禍謂先正之釀成源流共編
之書謂先正之操取乃以此萬々不近似之說勒造
罪案刊諸金石或上或弁之書卷自為一邊倡首將成
斯文之禍胎此堂創所以請罪而　聖朝所以處分
者也一踪一啓和者寔繁年少浮薄之輩固不足責

而臣於判府事金昌集之劄竊不勝慨惋之至噫周官禮經豈非聖賢之言而乃敢曰從古聖賢未聞有輕重之說臆断而質言之至於強 聖上以證經傳敦逼不已其意以為此必經傳所無仍欲藉其無而取必於上以為脅持一世之資其亦無嚴之甚矣抑又有訝惑者其戊寅對館儒之疏曰父師輕重之論臣父亦豈不知又曰豈欲使師生之義重於父子之倫哉况其 筵奏猶以為遭不幸非如無端背師者比昌翕不量父師輕重不問情事之如何而直加以背師之罪如儒生等所言云云以此觀之其家庭之

意自己之見未嘗全昧乎輕重之分而今乃以未聞有輕重之說肆然劄陳有若曾無是說者然其言之乖戾幻妄胡至此極至於判事府李畬之劄則其措意遣辭大有機權始以父師固有輕重五倫不列師生等語游辭婉說故為裒平之論有若寬先正一分地而漸次操切一節深於一節其所堅束堅持㝡有甚於虛喝斥罵之言故崔錫文等既已逐節下破臣不欲更贅而至其再劄則全露本色肆性詆辱乃以規切一書比之於鍛鍊之獄吏告君之語胡若是不擇也玉堂劄論所執正案出於為賢伸誣之意至以

泉壤鉤黨等語恐動脅持有若將起士禍者然處大
臣之地而助朋比之勢事機之迫輒作孤注 殿下
將倚此一二大臣而欲以調停攻論坐鎮雅俗其可
得乎疏儒金銚行尹得和等詬辱先正寔是三十年
來未有之變怪論其罪犯合施遠竄之典云云金相箚疏
見佚不錄
答曰金判府事箚疏語俱甚未安李判府事再箚所
論失當而大臣事體與他自別但當不用其一而已
也金銚行尹得和之詬辱先正寔爲駭矣并施停俸
焉 初九日兩司大諫李世最正言金始煥持平趙翼命洪禹行合啓判府

事金昌集請罷職四啓 依允

十四日館儒李著庭等上疏誣詆先正伸權尚夏八啓（疏語與尹相和疏大同故則）答曰今日之事國是固已大定矣爾等托以伸下張皇辭說無非出於誣辱先正眩亂是非之計誠可駭惋扶正之論一并攻斥毒正之人出力救解是誠何心亦可惡也

閏三月十三日忠清監司尹行教辭職上疏 答曰噫斯文不幸大老云亡變怪百出舞鰌鱔而雜狐狸鬼蜮之輩換面迭出誣辱先卿父子罔有紀極予寔駭惋明下痛斥而此誠世道大變可勝痛哉觀卿疏

辞追念先正倍覺愴神
七月 傳曰尹極辛酉擬書宋時烈所撰尹宣擧墓
文并書入
續雜錄按李世德供辞曰時輩之構捏詐譎殆無遺
策而甚至小說瑣語僞文贋札隨意造作私相傳
布要、誑惑以眩聽聞眩亂耳目巧密陰慘如鬼如蜮
真從古儉小輩百計醞釀戕害良善之手段云云
蓋是時一種奸細輩僞作牙尼問答李翊書鑾諭牙山謂供尼山有
問答及明齋答崔明谷書壬辰長歌等文字貶論君德
譏議時政流布世間以眩惑聽聞故供辞提及之

傳曰墓文元無辱及尹宣擧事而一種云云之說自
歸爽寀且向來臺諫所引周禮之義終未覩合詆斥
尹拯被譴者并命宥之　又教曰今茲擬書詳加披
書中辞語果多操切向來李判府事剳論是矣不可
歸之於全然無過之地則無怪乎多士之伸卞也遂
命特叙李相　金相權尚夏并命之備忘記家禮源
流序後文之付火今覺其過矣首卷下本院依前印
入　館儒吳命尹等上疏下誣　傳曰昔年下教是
在擬書墓文未見之前今日處分在旣見之後予心
一悟是非自明雖謂之有辞後世可也父師輕重之

說令不當更提而序敍之還印亦其次第事耳乃者
吳命尹等援進一疏誣辱先正略無顧忌令姑未減
爲先停奉後因臺啓富寧府定配　應教鄭栻因臺
啓遠竄

館儒吳命尹等疏上

伏以世道不幸自甲子年間士林之爭端始起而輔
相之臣不察事理勸　殿下以威定一時遂使黑白
倒置人心怫鬱末流之害將至於斁敗彝倫何幸聖
學高明超出百王乃於戊寅之　教斷自宸衷明定
是非父師輕重之訓揭如日星眞所謂立萬世之民

極者也雖偏私況痼之輩未遽改正而猶不敢售其
邪說民志大定國人誦聖可以建諸天地而不悖傳
之後世而有辭矣乃於昨日萬〻念慮之外忽有擬
書墓文攙入之命而數日之間連降　聖旨若曰擬
書辭意果多操切不可歸之於全然無過之地又曰
墓文中元無辱及尹宣擧之事則一種云〻之說自
故褒崇曾前詬辱先正顯被罪罰者次第疏釋一併
奬借十九年堅定之　聖旨一副當昭揭之義理無
端猝變一朝壞盡以致戕杳貿亂群情波蕩誣賢之
徒迭起悖倫之論層生將至於斯文墜地士禍滔天

不意我　殿下至仁至明之世乃有此事無乃　聖志於玆事源委猶或有未能照察而日月之光偶爲寸雲所蔽乎臣等非不欲極言殫論而抑恐　省覽長語有傷靜攝略去煩言只就要領明白指陳以備擇察焉蓋故相臣宋時烈平生病痛雖其私相慕悅者亦莫不深知而竊議非可以外面遮歸終於掩蓋世始先正臣尹宣擧與宋時烈爲道義之交見其行己處事深有可憂者至誠責善無言不盡時烈所謂吉甫於我只見其非者此也然每以其失啓之箴貶之病先正臣尹拯承奉庭訓處於師生之際其意亦

未嘗不如是也及至宣擧沒後十餘年間時烈之病敗滋多瘡疣百出凡可以知其心術之微者不一而足就其大而易見者言之則故叅判李惟泰禮說事即其一也蓋惟泰嘗著禮說一通時烈爲之手自刪改及其不平於惟泰也乃勒謂惟泰變其前見改撰新說以爲乞憐時人之計旣以此播傳其門徒又對先正言之仍使求見其草於宋尙敏而及見其草則元非別本乃時烈所自點改者也先正手書又又叩問質其可疑則時烈語窮乃以此事儘悠悠往復誠有之爲答語甚窘遁先正之致疑於本源至此愈而深

矣及夫庚申以後時烈締結勲戚欺弄朝權言行事
爲無非病國家而壞世道也夫師者師其道也而今
其蔑心售事彰露如彼則向所謂道之所存者盖已
剗地無餘矣先正於此其可隱忍含默苟存師生之
名而已乎于當明言顯諫以冀萬一之開悟乎此擬
書所以作而至以效比干一言而死爲心者也此固
仁人君子眞心至誠竭忠盡言則眞可以俟聖人質
上蒼而無愧者也其言不能盡一分則其誠便不能
盡一分矣天鑑照臨寧不照察而今乃以果多操切
爲 教百代之下知先正之正學質先正之苦心者

正在於此一書而反以此謂不可改之於全然無過之地豈不重有乖於大聖人立言之體乎嗚呼 嚴下於此蓋一言而再失之矣且夫時烈崇高亢盛人莫敢指剌攻闕之言至爲難入有不諱耳諫之則辭語不得不痛切引諭不得不勤備如是然後方有動聽之望時烈無是過則不害爲加勉之資有之則正好脫然虛受克己私而復天理得立於無瑕之地也情之深故責之備知之至故論之詳雖於情誼乖阻之後顧念師生之義猶冀其回悟而望其遷改一言一句亶出於至誠護惜所謂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俗

人言也嗚呼此豈一切苟同阿意順非如一番人者
所能窺測其義理也無怪乎驚看駭視群起而攻之
也獨奈何以　殿下之明聖不復維究終下未安之
敎道長世短公議不泯百世在上千載在下一時與
奪在極何有損益而顧　王言之失関係至重臣等
宸爲　殿下惜之也且擬書規切一番人謂出挾憾
而　聖敎又以爲果多操切此無事於費辭爭卞設
有慍怒於時烈而求逞其私意則是將幸被搃左之
日滋名德之日喪惟恐其或有改度何故而竭盡誠
知極言忠告〻於所慍懟之人欲其入於無過之地

耶籍曰斥彼之釁過以售吾之憾怒則世人必紛然以翹筆爲詬斥以掩時烈之過此則小夫寠人之所可料曾以先正之賢而慮不及此乎抑有一言尹宣擧生時則與宋時烈情義固無間也而其己酉書曰所愛則不知其惡而又未免庇己而從之所惡則不知其善而又未免過察而疑之加膝墜淵與奪高下一任己意聰明掩蔽好惡顚倒云云其言亦儘迫切此亦出於挾憾而又可謂之操切耶尹宣擧之疑只在氣質故其覩破止此耳若使及見其晩節則其言亦何異於今日之擬書哉且己酉書亦係尹宣擧欲

送中止者而砭切之深錢於刺骨尹拯受墓文也以
爲先人至誠箴規之言不可不使一見遂袖而示之
向使尹拯果無忠告之血忱而只欲容悅以要其益
義則亦何苦而發其篋笥之藏以犯彼之所惡聞而
挑其恚恨哉已酉書之示於前辛酉書之作於後其
間出於一片赤心此可明知也今之言者又以尹拯
外存師生之恩而移書别處暴揚其短爲背師之一
大證屢疊於前後章疏其言尤甚無理蓋此擬書既
中撤不送有疑而莫質有懷而莫吐纒綿反覆莫知
其方而權以擬以時烈之外孫尹拯之姻婭適來從

容憂歎時烈拯遂以有書不敢送痛悶抑畜之懷言之則以鋌啟告時烈遽怒而一時辭說始紛然矣文純公朴世采貽書問其故則尹拯恐其重惹齒舌默而不答前後凡三問始乃略報其槩仍問處義之道此所謂貽書別處者也夫初著擬書者只為盡誠畢義欲以救正也旣而不送者世采挽之力也言於以鋌者以其非外人故冀其轉達至悃或開采納之路也答世采之問者初旣納其言而寢止今訝此言之輕發累以書問則不得不報答也此其前後曲折井井有下落拯之處義有何毫釐所失而其所謂移書

別處暴揚其短者可謂勒抑之甚矣苟以公心公眼一
覽其時往復書尺則孰不同然着破而今乃刪去層
節巧作辞說有若尹拯無端向人暴時烈之過者然
勒成背師之案豈不痛心至於其時烈末稍相絶之
故則專由於時烈以罔極之譏辱及其兩親俘奴忍
人及黨鏑之說是已蓋俘奴之說初則假托於木川
通文自以為驚駭而斥之者而其後時烈之門徒乃
文公然以醜衊腥膻等說揭之通文又從而捏造誣
辞登之疏章形之書札不一而足果若時烈家能驚
駭於木川通文則此又何為也然則此說之本出於

時烈而木川之為假托也明矣况其荅李喜朝書又托以故判書金益熙之說而曰虜兵圍住諸士夫崇漢斬殺數人而呼曰不降者如此欲降者號美村從衆而號云云設令當時真有此事而益熙之所詳知則益熙在世時前後五六十年间他人未嘗聞知而益熙身没之後忽發於時烈之口者何也况益熙於尹宣擧相知素深至以學行登之剡章則安有詳知其屈膝降虜之狀乃反薦聞於朝曰甘心為欺君之人哉此說之非出於益熙斷可見矣若夫忍人之說則盖先正之母贈貞敬夫人李氏之明白殉節者欲

歸之於尹宣擧之迫殺而又以爲聞之於金益泗益
泗之不爲此言如上所陳故先正畢以書問時烈初
答以爲金判書不但曰忍人而已及其往復語窮之
後則乃曰問諸水濱噫此豈向人子所可忍言者哉
益泗之甥姪故叅判李選貽書時烈以明其舅之初
無是言則其謂出於益泗者實是虛說而傳播無根
之說以爲逞憤之資者昭不可掩其時朴世采書中
所謂一擧而傷人之兩尊殆無餘地蓋痛切語也爲
人子而遭此慘誣猶且諉以師生之分而情義如舊
則是無父母也亦何以有所謂天理民彝者乎謂父

師無輕重者殆不知有父母不復省彛倫之為何物
其義理晦塞未知此輩自有別般無父母之義理歟
若乃墓文則初不干於師生相絕之際蓋時烈之於
尹宣擧自處以平生道義之交及受其不朽之托不
以其平生所稱與者有所謂著只籍朴世采所著狀
辭而於其銘則復以我述不作傣之夫使時烈心不
欲撰則辭之可也撰之而復加裁酌亦可也今乃故
為籍重於後輩顯有抑揚之心殊無誠實底意故先
正有、詞意所上於中者再三往復要其改送而已猶未
嘗以此為辱及先親則寧有以此相絕之理乎況苟

因墓文而相絶則甲寅乙卯之間便當絶矣又何待
十年之後乎所謂墓文事謂爲致疑本源之一端則
可也謂其相絶因墓文則全非情状以前後事實考
之自可瞭然一番人非不知此而猶必以因墓文見
絶爲言者蓋謂姑如是然後可以掩時烈辱人觀而
見絶之故爲其計直可笑也　殿下不賜詳究反以
一種云云自敢爽實爲　教有若爲先正卞誣之人
亦曾有此言者然臣等竊所未曉也雖其墓文初無
侵辱之語而其後忍人水濱之説若是其駭憤則
聖教所謂安有辱及其文而爲其子者安而受之者

豈不精當矣乎至於家禮源流事初無疑即其灼然
無疑者有四其共編之案兩賢之手跡有在開卷可
以瞭然者一也尹宣擧之撰文忠公俞棨行狀則其
讓以啟之理固然也而時烈撰尹宣擧墓文明白書
之曰共編此二也俞棨手札現存曰源流其處能繼
續云云者此三也初則曰獨編曰屬托兩證俱虛則
末乃強稱之以主客一事而三變其說誣罔窟遁騙
處破綻此四也如此而　殿下亦復無端撓改以權
尚夏鄭澔序跋更污於卷端臣等不敢知此何擧措
也序跋之文旣命還卬則邪七狼狽蘇張手段及付

托非人誣人聽聞等說此則數月前嚴痛斥至加罪
譴者而今忽無他證而一反成案惟以苟循一番人
之意欲爲務不恤前後之顚倒錯謬獨不顧有識之
竊歎後世之譏議乎云云噫自戊寅至今垂二十年
矣其間朝廷之翻覆縉紳之進退非至一再每當一
番人之當路圖欲以背師之說折辱先正者爲謀百
端無策不試而況此背師之說初旣出於兩大臣而
論議根柢皆在乎勳戚臣室世執國命之家是皆有
傾山倒海之力轉日回天之勢所以狺然伺覓闖然
求售者凡幾年矣然而徘徊嗔嚅擇不能肆然顯斥

者徒以有戊寅之　聖教耳夫其如是者豈惛於一時之威命也寔有内服於至正之義理也此其見道之精擇理之明爰止於定儒林之是非正士子之趍向而已扶天常樹人紀之功生民亦賴而國與有立矣　殿下初既能自定其是非自别其眞偽高明洞達有足以貫往古而詔後來乃令自黙其高明自貶其洞達使卓然之盛節有始而無終者抑獨何倘蒙將臣等疏辞細賜玩繹平心易寛深軫不遠之復快示轉圜之美前後　聖旨中未安文字并命收回源流序跋更令毀絶誣辱先正之徒痛加懲礪云云

楊州人申球稱以三道儒生上疏請取入尹宣擧文集議所以處置事　答曰尹宣擧之誣　聖祖果如疏辭則其爲驚痛孰大於此予當入覽文集而處分焉　傳曰今此儒疏所付文集覓入球自門隙入送八日而下藏院無所處分

按進士趙銳疏曰宋時烈己巳春間自爲瑣錄暗粧誣　聖祖之案以爲錦囊遺訣其略曰尹宣擧自謂不復爲盛德事如聞人成仁取義則甚不喜聞我　孝廟欲伸大義則必爲非笑之言曰句賤詐矣延廣狂矣又譏我　孝廟盤樂怠傲渠之所

望欲其如宋高宗而我　孝廟明義之心如青天
白日故渠甚惡之敢以不近理之說誣之其罪可
謂通於天矣尚忍言哉嗚呼旦亦曰尚忍言之哉
若使時烈早知宣擧有此通天之罪則何不上告
下論辨義致討而猶相唯諾於往復之札暗自存
錄於篋笥之祕以伏他日之蜮弩乎時烈尚且不
憚為此事其傳法之徒又何足誅也
按魯西誣案始於瑣錄成於申球蓋聞彼中金昌
翕李喜朝輩憑籍瑣錄又取文集中三段文字巧
加註解欲以起事金判書鎭圭以為此是小人舊

轍不可揜也力沮之不敢發是年夏鎭圭沒此論又發李相畬過之不得歎曰吾不如金達夫矣唯有去耳遂呈告李相今日去而球疏明日出矣

申球疏 七月

嗚呼 孝廟當冠屨倒置之日奮發大有爲之志招延先正臣宋時烈諸賢君臣相遇千載一時其所密勿經營於一堂之上無非修攘之畫討復之事雖天不悔禍中道薨殂木馬鐵杖遺恨千古而惟其大義昭揭環東土數千里得免於夷狄禽獸之域者是誰之功也不幸尹宣擧以失節負累之人悪聞春秋之

義媢嫉時烈而敢又懷不滿之心於　孝廟盖嘗移
書時烈托以規箴而乃以句踐詠矣延廣狂矣等說
并加譏詆於同德之君臣宣擧之子拯又以書詆毁
秉大義之事操切時烈一如宣擧之志拯之徒崔錫
鼎祭拯之文以空言不彀高論無成之語譏毀時烈
所秉之大義而乃以默〻遯藏要以自靖爲時義時
烈所秉之大義受詆則是　孝廟受詆矣臣等又於
近來始得見宣擧文集其中詆　孝廟之語不特所
謂句踐之說而已盖宣擧自以其失節故敢詆　孝
廟之大義又詆　孝廟丁丑江都之事以爲自掩已

累之地臣等竊謂大義之誣雖重而猶不若江都之
誣之尤重矣臣按宣擧文集中丁酉日記曰朴躍起
問余踈辞之意以不死江都為言云信否答曰然宗
如若干士友約同死而士友皆死而獨生可愧也前
日權次仁問余以此意余曰江都之事余則以為世
不可不言尹希仲曰今日有所避忌不可言也余曰
以余當於今日故敢能言之他日則不可出口云云
又其乙未日記尹希仲荅書曰北師渡江康王宗在
軍前云云以余江都之嫌似當有為諱處也余宗陷
賊人也以他人而言之則不可也同患難中人言之

何害云〻又其戊戌與權諰書曰 聖上説及江都
則極陳微情冀幸感徹者寔是本心又曰 聖上若
察愚衷俾作今日之杜擧則未必無補於世敎僭妄
之説雖極狂率亦可見其本心云〻噫嘻其意 孝
廟江都時所處固有可諱者而以不死江都之事言
言于 孝廟之時宜有避忌惟在當宁故敢言之他
日則事係 先朝不可出口云爾其所謂北師渡江
者指虜兵入江都也康王寔在軍前者即以 孝廟
比諸宋高宗也宣擧既自首其寔陷賊人而乃必曰
同患難中人所謂 孝廟與其臣同患難而其所謂

杜擧者即晉平公自知其過而命杜蕢酌以飮寡人杜擧洗以揚觶公曰我死無廢斯爵謂之杜擧者也若以 孝廟爲有過而宜受罰於渠等者也噫嘻痛矣彼宣擧者何如人也自編行伍分守南城與士友約死士友皆死死於事而獨不死至於變名爲奴而不死者也此則宣擧之本末而所以自知其大罪已彰而引罪自廢者也惟我 孝宗大王當丙子之亂以大君避亂入江都初非有官守之責自效之義及其講和之後遂出海島而朝 仁廟於南漢城下所處本末豈或有所憮然而宣擧乃敢以其忍辱偷生之

身又欲比方於　孝廟以有避忌同患難至等語私
相酬酢無所顧忌噫宣擧雖以其身不死江都引罪
自首大聲極言於君父之前於　孝廟何關而必曰
有所避忌乎倘曰以怨無在宫之義仰勉則無忌在
宫是豈可諱者耶耶其言於今日而不敢出於他日者
抑何意耶平公誠有鼓鍾之失宜受罰於枉擧未知
孝廟曾有何失而可受宣擧之罰耶伏願　殿下即
命取入宣擧文集中加睿覽以其文集并臣此疏於
下朝堂詢問諸臣議其所以處置之道焉

禮曹判書吳命峻疏

伏以臣仄聞鄕儒投疏譏言因極士林之禍迫在目前顧瞻在位三司宰列無一間雜臣若不言則竊恐日月之明無由照察於覆盆 累朝禮遇之臣並將抱冤於泉壤臣爲是懼不得不略具一疏轉以登徹而瀆擾之誅寔所難逭死罪死罪恭惟我 孝宗大王身履險艱夙抱大志収召群賢密勿訏謨功業未半中途遽殂志士忠臣之淚猶至今未乾而其盛德洪烈足以有辭於天下萬世凡我臣庶苟非病風喪性亂臣賊子孰敢萌一分詆毀之心哉竊念故文敬公臣尹宣擧以文正公尹煌之子先正臣成渾之外

孫學有關源道承嫡傳其節義德業非後生之所可
盡述而不幸當丙子之歲目睹天地崩拆之變恒懷
讎復雪之志而終自廢自劃既不得出世丹心所望
惟在於 聖君良輔克恢大業以伸春秋之義復覩
天日之光身值我 孝廟與一二巖穴之臣夙夜經
營思伸大義於天下於是宣舉心欣然默契恩密以
賛盛業欲進規於 聖君則必引江都之事激發在
莒之志欲策勵於同志則必舉春秋之義以勉興周
之烈此其爲鄉儒扶摘之資捃摭之本身臣請條列
而辨之其疏曰宣舉嘗貽書於故相臣宋時烈托以

規箴而乃以句踐詐矣延廣狂矣等說并加譏詆於
同德之君臣噫嘻此何言也臣考見其全文則其書
曰今天下左袵而吾東獨不剃髮此則亦和諸人之
功也大義晦塞而吾東獨扶一脉此則今日士林之
力也雖與文王之事昆夷義有不同若論其世則正
相類矣創業垂統已始先王而繼志述事寔在聖
上句踐詐矣延廣狂矣仁法文王之政義講春秋之
策由是而可興周道於東方云云盖其意既以創業
垂統賛美　先王又以繼志述事期望　當宁句踐
之詐延廣之狂謂不足法而所勉者仁法文王之政

義講春秋之策此正孔門羞稱五霸孟子非堯舜不
陳之義也豈嘗有一分碍逼於君父者哉文理語脉
燦然明白此文之曽不近似於議切渠輩豈不知
而乃截斷頭尾單行八字強為拗引分屬於君相其
為訣、且條奏噫嘻此豈巧一毫彷彿於誣毀 孝廟
者哉其疏又曰朴躍起問余辭疏之意以不死江都
為言云信否答曰然寔與若干士友約同死而士友
皆死而獨生可愧也前日權尚仁問余以此意余曰
江都之事余則以為必不可不言鑴曰今日有所避
忌不可言也余曰以余當於今日故敢能言之他日

則不可出口云云夫宣擧之前後辭疏每以江都事
爲言者其意以爲 孝廟之於江都即齊桓公之在
莒漢光武之在河北必欲提起此說要激於 聖志
此所以必不可不言也當時急務莫大於雪恥而宣
擧所憂政在於忘恥故其疏有曰古人有言曰臣無
忘艸車臣亦謂不敢忘江都伊時時烈抵書於宣擧
曰無忘江都四字勝似吾輩十年啓沃然則宣擧本
意於焉可見且其今日可言而他日不可云者正以
畢陳微情冀感 上聰者蓋此無忘江都之義可誦
之於 當宁而他日不可故噫嘻此豈一毫則彷彿

於誣毀　孝廟者哉其疏又曰尹鑴答書曰北師渡
江康王宗在軍前云云以余江都之嫌似當有所爲
諱處也余宗陷賊人也以他人言之則不可當日同
患難中人言之何害云云鑴書以宣峯江都之嫌謂
有所諱而非但引喻失宜言亦無義故宣峯乃曰皆
與余意刺譏此可見其言之與鑴頓異矣鄉儒等抉
摘叠進而宣峯所謂皆與余意刺譏之說全然拔去
其溪合眩惑之態有不忍正視者也所謂陷賊之云
蓋出引咎之意則本無可論而至於同患難之說寔
與宣峯辭疏中得近清光於沉露之中云者同一語

意而當時患難亦既經歷痛定思痛繼創自倍義在
共戚愧誠尤激則他人所不可言已可得以盡言之
而耿耿丹愧可質彼蒼天矣其日記末端宣擧曰所
以屢及江都事者誠以為今日之義有不可不盡言
者 聖批或有荅述之意則余當極言之矣蓋宣擧乎
日所以激勵于 聖君勉勗於同志者未嘗不以江
都事提醒之今鄉儒所引杜擧同患難不可不言等
說皆出於至誠惻怛必欲道發之意見其所謂 聖
批或有荅述余當極言之說向來微旨蓋章章明矣
噫嘻此豈一毫彷彿於誣毀 孝廟者哉其疏文曰

戊戌年間與權諰書曰 聖上說及江都則極陳微情冀幸感激者寔是本心也又曰 聖上若察愚忠俾作今日之杜擧則未必無補世教也皆晏之論每誦江都事於 孝廟冀幸感激者皆從宣擧片片赤心中出來而至於杜擧之云不過自比於警君之罷者嘗有侵及 至尊之意耶宣擧嘗於辭疏中亦有作一宵坐之歎羌以備 聖朝不忘患難之義則臣之無用之身始可萬一有補於世之語此豈俾作今日杜擧未必無補世教之說旨義一般意杜擧觶也歟罷之也同是人君自警之物而宣擧前後取以自況

者只取其寓警之意而已則疏中所引歆晃亦有可
受之罰乎其所謂未知 孝廟曾有何失而可受宣
皋之罰云者巧加粧撰必欲構陷噫嘻痛矣此豈一
毫彷彿於誣毀 孝廟者哉噫臣竊觀宣皋之自處
本末蓋自冠屨倒置之後固守自靖之志聊此江都
不死之說以爲終身不出之端而冀以感激乎 君
心而已此不足眞爲其身之累復何可籍重於 君
父以自護乎且宣皋一生引咎在於江都重言復言
惟恐世人之不以爲累則此固未嘗有自掩之意矣
假使宣皋眞有其累當是時也士類莫不宗仰而敬

慕之　聖主必欲竭誠而招延之士君子德望志業
於是乎無可尚已尚何有自掩自護之地而今乃搆
之以欲掩己累上誣君父此豈成說乎噫鄉儒所誣
諸說多見於宋時烈權諰諸書其所云云尚有一分
近似於彼所傾陷者則此何等凶悖何等罪惡而見
之者豈不為之辭罪請討而曾不發疑於此至於文
純公朴世采又從以贊美其語載之行狀其無可撓
之疵豈不的然明甚乎至若負累失節殺妻為奴等
說亦極駭痛而既悉於前後辨論之疏臣何敢復為
覼縷於靜攝之中乎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今鄉

儒等巧舌如簧譸誣交亂直驅先正於惡逆之科
殿下於此若不廓揮乾斷嚴斥痛闢則此後搜人箋
简發人書籍釀成禍乱者必将接跡而起斯文喪牲
又不知湊泊於何境伏願　殿下克恢聖謨之德快
施投畀之典以光聖德以幸士林焉因念國家自甲
子以後彼此所爭者不過私家事而不暇於禮樂刑
政搴世汨汨甲乙相鬨積三十年猶不能手及至今
日餘焰起於既熄餘浪至於滔天上自朝紳下至韋
布忙忙於是汲汲於是國訹民憂鬱疊於相忌之域
畢境此事必将亡人國而後已　殿下獨何不止塞闌

源而夏為此紛紜也昔年父師輕重之教炳若日星撑支數十年終能隄防巨浸而不幸源流書出而惹作無端風波重傷國脉可勝痛哉序跋之爇燼直斷於 淵衷而曾未半年又令弁卷以致既隮之川復遺誣賢之論迭起而四方承望風旨之徒將不勝其紛紜矣源流一書終爲黨禍之根柢莫如還其册子於命相基固守戊寅所揭之定教以絶紛鬧爭競之端廢爲一分可救之道云云 答曰尹宣擧文集入取覽之則其儒疏所云不同予已知其不可輕論也

修撰嚴慶遂疏

伏以臣日昨仍申球等疏斥薦達嚴名分義俱極惶恐而亦覺其疲歎甚矣然所避者微嫌而球疏所関係是重則又安敢忌嫌而不一言乎臣請略陳球疏之無状焉方球等疏上中外聽聞莫不失色驚怖曰大禍作矣不惟為宣擧者皆然雖他人與宣擧聲響不接者亦皆如此者匪他昔賊臣子光註釋吊義帝文以感怒主心於是一時善類盡矣當時禍烈至今傳者猶爲氣短而心悸二百年後球等之疏更出而一猶子光之餘謀此群情之所惧幸賴 聖明在上魑魅魍魎莫能逃其情状而若使一凡主遇此安保其

不蹈戊午之亂轍哉臣竊謂使宣擧苟有誣及　聖
祖之言惟當罪宣擧而并懲球以杜日後之禍今
殿下已知其誣則如球者但可黙黙而不悶乎拔本
塞源春秋所重若不於作俑之初嚴示痛示以折萌
芽則不逞之徒必接跡而起捃摭微文瑣語以訐於
殿下之前者將不知幾人他日之禍有不可勝言拔
塞之道尤所當急且夫此等危險之論雖一二恠鬼
輩之倡言猶爲世變而今以三道爲名假托公論恐
動　天聽尤亦痛矣臣謂亟降明旨嚴施重典俾國
人咸知　聖朝有懲奸之德焉

答曰省角疏辭盖出憤嫉本文中上下文理予披覽
詳矣未見其近似於儒疏者則何可誣毀之目以直
驅之於罔測之科耶士習至此極可慨惋也
京儒進士李弘濟等疏卞球誣 傳曰還給又
教曰申球所云雖甚駭惋勿施譴罰亦有所執
前縣監尹拙曾西府子擊鼓訟冤
進士李弘濟等疏
近者士林睽乖論議分張已至三十年所原初所爭
不過學術之紕疵處義之得失更相抵牾轉輾層激
詆訐攻擊之章交積公車而猶不至於相戕相殺之

境今忽有申球者援進臣疏誣毀故文敬公臣尹宣
擧罔有紀極乃敢稱以爲　孝廟辨誣其遣辭之臣
悖造意之憯毒卽一變書也豈料　聖明之世乃有
此等臣怙耶其所臚列爲宣擧罪案者極意粧撰隨
手湊合姦情慝態不忍正視每有血氣者莫不抆淚
飮泣欲白其誣究而況臣等忝在章甫之列尊慕宣
擧其未有所目見士林奇禍之作迫在朝夕其敢不
奔走呼吁於九門以冀洞鑑之間照耶臣等謹按尹
宣擧文集中球疏所引誣條其曰句踐詐矣延廣狂
矣云者蓋據其故相臣宋時烈之書而本文主意若

曰句踐能復讐而七策泰吳不免於權詐延廣欲壹
恥而橫挑強胡取譏於狂妄一則羞稱桓文之義也
一則好謀必成之道也故其下即曰仁法文王之政
義講春秋之策其意蓋以為句踐延廣皆不足效法
而必也法文王仁政講春秋大義此其勗勉之意期
待之深雖時烈亦無譏貶之意稍觧文理者一見瞭
然而乃敢孤行一句截去首尾真謂之誣毀 孝廟
球亦我朝臣子其敢此為言乎其下三條其說有本
末宣擧旣經丙子之亂而身遂 孝廟之世旣以不
仕自廢為靖献之義欲貧復雪之大志又其夙昔之

所不忘故章疏之間動引江都之事以爲引咎之端重言復言每每提及同時僚友皆言其太過宣擧道所謂而曉之其答賊鑴曰擧世忘恥余何不言恥字乎其答文忠公俞棨曰所以屢及江都事者誠以今日之義有不可不盡言者 聖批或有答述之意則余當極言之此其苦心微意千載之下有可以想見矣其與朴躍起權諰及賊鑴問答往復者皆出此意而其曰以余當於今日故敢能言之他日則不可出口云蓋 孝廟之於江都躬罹患厄備嘗艱險則其困衡增益之餘懲毖激厲之會所以諷戒而提警之

者莫親切於江都每於自引之辭冀裨有爲之畫其
言曰江都之事余則以爲必不可不言夫管仲之於
桓公勉以無忘在莒蕩異之於光武期以不忘中車
今日敢言之云即在莒中車之意若時代稍遠之後
則江都之事便不着題非惟不當言亦有不必言者
矣若有諱避之義則今日正當諱之何獨於他日而
始不敢言乎其曰同患難中人言之何居云者辭疏
中有曰臣於顛沛之際得近清光於泥露之中君臣
上下既同患難繼而感舊之心自別於恒人所以他
人之所不言而宣擧獨言之者也 戊戌第三疏中非

臣之愚則無以發此言於　聖上之前非我　聖上
之前則臣亦不敢以此言進云者語意亦同而昭在
本集照人耳目焉可誣也尤可痛者康王在軍前當
有所諱乃賊鎬之書而宣擧以為皆與余意刺謬今
乃删沒刺謬一句而回圖為說主客不明欲為眩惑
天聽之計憯亦巧矣其曰俾作今日之杜擧未必無
補於世教云者蓋平公欲存杜蕡之爵置出於不忘
箴規之志故今欲以不仕之身竊比無廢之爵以彼
不忘箴規之意諭此不忘江都之事觀於世教之云
其旨固躍然矣登臺揚觶有何毫分彷彿而至曰

孝廟曾有何失而可受宣擧之罰噫嘻痛矣渠雖急
於陷人何敢無嚴若是耶且夫古今文字斷章取義
者不可一二數凱風寒泉之詩何等醜耻而淹滘引
興於思其母朱子取義於名其齋雖古大賢之詞若
搜剔句語解註成罪如今日之爲則孰能免於譏辟
禍網也哉凡此數段文勢語脈皆有条理　天鑑孔
昭聖學高明亦已登徹於香案之覽閱矣其於球䟽
所云果有一分近似乎白地附會恣意搆誣至謂挨
逼　祖宗人之無狀乃若是耶臣等請溯源而論之
球䟽曰尹宣擧以失節負累之人悪聞春秋之大義

宣擧之子拯又以書詆毁秉大義之事操切時烈一
如宣擧之旨云者非球一日之言其徒之積忤深惡
於宣擧父子者既有積漸蓋宣擧當丙子之初抗章
揚義請斬虜使其正義宏論固已聳動一世及江都
禍變之後過自引咎矣以自廢蓋其微意固出於蹈
海之義而一心傷痛願在復雪幸會我 孝廟憤發
大志宲心畜復弓旌之招屢下邱園則乃引乞免之
章屢陳毋忘之義前後申復皆出血忱且見親友之
許以道義者出而當路若將有為則貽書勸勉望之
以先宲後名設施措置如朱子所謂定為幾年之規

縷縷忠告不避觸忤宣擧之終始一節秉執大義非
但苦忱炳然可質神明考諸遺稿誠有可以感動人
心處矣至於先正臣拯早承家庭之訓深痛國家之
讐抱道東崗終身不仕夫所謂大義者莫可謂萃于
一門其視外托聲義虛賭罷權終不能畫一策措一
事以副我 聖祖復雪之望徒張黨議貽害世道者
誠爲名宲之異不翅若黑白之分此時烈內懷歉愧
潛思收害而已己酉之書王伯之書無非所以責善
規過切中宲病故忿憾彌深詬罵轉加必欲擠拯文
子於汙衊之地至以醜辱之說形諸祭師之文怨毒

之心抵死斷斷凡其附麗之徒沿襲祖述每當詬罵之際輒以毀誣大義抑勒爲說而敢援 聖祖隱然與時烈并擧互稱以爲籍重恐動之計尚老旣發於前英輔繼唱於後而天日在上幽陰莫售末乃嗾出鄕曲無賴如琛者肆然而投上急書欲以感怒天心煽動駭機倘非 聖鑑孔昭燭破奸狀則宣擧家得免虀粉士林之得免流血亦無幾矣臣等且伏念自古奸人之陷害君子也或摘抉文句或攙摭言語牽合傅會搆成罪案以嫁禍於士林流毒於世道者求諸前牒往往而有遠則章惇近則子光先生爲一世之

所咀嚼死爲千古之所唾罵嗚呼 聖明在上此等
魑魅之輩豈宜跳踉於今日而致此之由固有源委
文師輕重之辨源流共編之案不待多談是非較然
戊寅之 聖教今春之睿斷有足以扶樹乎倫常有
辭於來世故娼嫉先正者深文巧詆無所不及惡言
醜詆罔有餘地而國是既定 聖志彌堅雖以耽〻
之視纘之言緝猶不敢恣行胸臆而爲之少熄矣乃
者 處分猝變一反成案惟彼一種醜正之徒潛形
狺伺鼓掌迭起盡所以甘心於先正文子驅納坎穽
之中者爲謀百端窮巧極憯至於球疏而極噫嘻痛

矣臣等伏覩宰臣玉堂之批旨 睿意所在斷可見
矣燭炤之明堅識之德凡有人心者孰欽仰感歎不
而物有本末事有先後塞川者必防其源刈草者必
去其根今不復明父師輕重之辨源流共編之案則
恐後輩幾人又將接跡而起斯文終於墜地大禍
至於滔天嗚呼豈不殆哉臆球之言乃上變也球之
心乃樂禍也誣人以僭逆之極罪國家自有常刑此
而不可重究則士類之极衰無日而邦國之亂亡隨
之伏願 聖明快揮乾斷亟令攸司施以當被之罰
則斯文一脉庶或不絕社稷靈長終必賴之云云

左議政金昌集劄子 八月十四日

近以鄕儒申球之疏論議紛紜是非靡定朝紳之間疑阻轉甚豈意 聖心悔悟斯文復明之日又有此事其亦不幸甚矣 殿下若不明白處分定其是非則恐無以鎭朝論防讒搆而其所以處之者若或一毫有差則其關係於君德世道至重至大可不愼哉尹宣擧刊行文集臣未得見而就其數款文字之謄行者反覆考覽則蓋宣擧之初辭名命也曰其先臣金集之指導乃引江都不死事自以爲罪而常有慚憤之意故賊鐫揣知之乃敢以今日有所避忌康王

寀在軍前等語德患宣舉有若　聖祖之於江都亦
有慚德宣舉之所以自廢者為　聖祖之惡聞者然
鎬之包藏逆心指摘瑕釁於大聖人處義盡善之地
者極其凶悖在宣舉之道唯當以　聖祖無可指之
疵今日無避忌之端之意嚴辭痛斥之不暇而唯其
每以江都事自嫌於心故喜聞其言與之酬酢或曰
同裘難中人言之何害或曰以宋當於今日故敢能
言之其所謂與余語刺譏者不過指江都事當言與
不當言之不相合而已賊鎬誣上之凶言則不唯不
為卞亦乃反騷騷然入其說至曰　聖上若察愚衷

俾作今日之杜峯則未必無補於世教夫杜峯者杜
蕢所揚之觶也平公受罰之覺也有何彷彿於當日
之事而引用此言耶此盖心有所蔽理有不察猥援
聖祖擬於其身登諸書牘蔵之中箇要以傳示久遠
雖其意本非出於誣毀 聖祖而其僭妄之罪烏得
免乎雖然私刊文字而宣峯之沒又已久矣士友間
雖或見之只可覷破其人而已何足為朝家之所追
論而如球怙鬼之輩卒然登聞於 聖聽乃以宣峯
為有意誣辱其語意之深刻有如此者宜乎其言之
不槩於 聖心也吳命峻對球之疏反以宣峯此等

文字盡歸於粹然無過之地亦見其藹慼之甚而杜峚二字明有事案無以今跡則乃引宣峚疏中宥坐敵愾之語而曰旨意一般竊詳疏中敵愾之語盖附於古人無忘在莒之義也如杜峚受罰之事寧有近似於此者耶適見其設遁而不成說也至於嚴慶遂又引柳子光事爲言有若士林之禍朝夕將發欲以恐動 天聽脅制衆口何其急於乘時陷人而不憚於身陷其言耶不料經幄之間乃有如此手段也李弘躋等之疏則其與命浚一串貫來而攙峚先正臣宋時烈乃敢恣意詬辱略无顧忌而反以春秋大義

萃于一門許宣擧交子誠可寒心前日吳命尹之被
竄也以其托名賢閥臣顧惜事體劄請還寢而論其
罪狀則終失之太寬臣於公議之嚴峻無以自解
矣以故此輩無所懲畏益長其醜正之習在 聖上
明好惡正人心之道不可不深惡而痛懲而如金演
之越職言事有若鄭者然竝可哂不足責也諸臣之
疏輒以不罪申球爲 聖明之失而伏見前後批教
仍認 聖意之有在矣曾在乙丑鄉儒李震顯以尹
拯書中有栗谷眞有入山之失等語上章下先賢之
誣 殿下惡其乖傲命施罰先臣陳達筵中曰尹拯

本情雖未知果出於侵侮先賢而其爲妄發則大矣震顔名曰爲先下誣不可罷也 殿下即命還收其罰今此宣擧之妄發比撫尤大矣爲先下誣者亦不可罷況名曰爲 聖祖下誣者其敢罷之乎今之肆然請讟者其亦無嚴矣唯彼巖慶遂輩以士稽將作等語恐動脅持之故臺閣諸臣逡巡畏縮初頭避辭語多糢糊苟且殆不成義理臣竊慨然也 尹宣擧雖有此妄發旣骨之人今不可輕論葬其謬妄文字豈容仍存其板俾傳於後世而莫之禁乎臣謂毁去其板有不可已也如是處分之後彼此爭下疏章勿論

朝士儒生一切勿捧以絶紛紜之獘庶合鎭定之道
也
答曰近來申球之疏出而論議紛然卿或慮因此而
又惹不靖之端有此劄陳其所論列極其明白矣尹
宣擧本集中文字謬妄則甚矣而請譴申球之章紛
不允從者寔意正如卿之劄語故也疏頭李弘躋定
配嚴處遂罷賤不叙仍命毁其板以示明是非之意
而自今以後此等爭卞之疏勿論朝士儒生一切勿
捧則可以杜紛紜之獘矣令政院依此擧行焉
二十七日刑曹李弘躋恭仁縣定配啓

九月初一日政院啓曰卽者李弘躋䟽下儒生又呈
䟽托以同被罪罰援引大臣劄語極口詬辱罔有紀
極甚其李姓字目以凶臣至以扶植賊球醸成士禍
遏絶言路等語公肆醜罵不遺餘力敢禀　傳曰今
此䟽槩尤極絶痛勿爲捧入

儒生同被罪罰䟽

伏以臣等皆李弘躋䟽隨參之人也始則只以凶球
爲章惇子光後一人也必欲齊聲痛斥以正其禍士
林之罪矣不意今者又有一球者出窩居相位投進
凶劄其言卽凶球之言也其心則惇光之心也而

聖上不唯不之罪也乃反曲循其意呂集曰文集之
言謬妄　聖上亦曰謬妄呂集曰疏頭可罪　聖上
亦曰疏可罪頭至於毀板之請即前古宵小已試之
手段而　聖上又不憚而從之嗚呼吾道之禍士林
之變至今日極矣聰明特達如　殿下崇儒重道如
殿下是誠千古所罕有之聖主而尚且使妖淫譸張
之輩肆行胸臆而莫之禁則世道之壞將誰扶之斯
文之墜將孰衛之臣等凛不勝憤懣抑塞之至顧爲
殿下一極論之且請與弘疇同被罪罰當初球疏之
所以誣捏先正臣尹宣擧者四節而皆不成說凡有

眼者莫不覷破則吕集不敢更引他語只拈其與鏞
酬酢一段語與球疏所云小異大同始球截去下句
変換文勢及其本集仰徹之後 聖鑑終不敢欺則
吕集復演出新意巧添註脚因為掩及延累之計夫
鏞言之與宣擧意刺譏者固指江都事當言其不當
言不相合也然其不相合者乃鏞則以為今日有可
諱之端言之不當也宣擧則以為今日宲無避忌之
端故言之無害也此所以刺譏也此所以不相合者
也果使宣擧之意不甚大異於鏞言則正當畏縮忌
諱之不暇又何以必欲於今日言之也丙丁之変天

地翻天在上而　聖祖親經泥露之艱在下先而正
躬遭崎嶇之艱唯其在莒之阨中興之艱視他君臣
尤異則此所謂同患難也所謂顧爲杜擧者也同患
難者爲其懲创之意均於上下也顧爲杜擧者爲其
儆戒之意在乎不忘古今文字之襲用活套者何限
而往往取其大意而已不必苟求其皆同如前所引
凱風寒泉是也今若捨其眞存勉戒之大意而必有
所受罰然後可用杜擧則是必親有不善之行而後
可用凱風寒泉等語也天下寧有是哉大抵昌集雖
遭時倖會冒居台司而其案癡戇蒙騃雖此事豈能

自辨也哉蓋自宣擧與故相臣宋時烈歧貳之後時
烈之徒指ᄼ傍伺必欲魚肉宣擧家一久矣及是文
集之出昌集之私黨親屬數人拈出疏所載數段
語註解謄播交相煽誘嗾募石室院儒之壯傳播浪
藉有耳皆聞疏既上　宸聽下眩批旨明確擧世
同憤公議累發雖私黨亦多逡巡畏却不敢直驅於
罔測之地而醞釀揣摩之計恐不得終售昌集身自
搢當剏為妄發二字隱然以為宣擧雖無陷　聖祖
之心而眞有誣　聖祖之事也夫既有其事則心之
有無姑非暇論而先正自當有罪矣其設心陰險其

誰欺乎至於稱球以為　聖祖申卞而力言其不可
罷者尤為縱姿噫章惇之誣司馬光子光之誣金宗
直也其言亦甞曰為祖宗伸卞不可罷云則其果成
說乎且昌集之力救亞球者此豈但為球而已哉球
若被罰則其召募發出之跡且將次第彰著故挺身
費力必欲百計掩覆而後已其心所在人孰不知又
其所引其父故相臣壽恒救李震顏事亦未滿一哂
其時壽恒附麗時烈力排公議為此言歟　殿下識
者尚今非之彼壽恒處事雖曰如此此亦不謂不尊宣
擧者也其子昌業常忝泮儒侵辱宣擧之疏壽恒貽

書大責使之勿叅其後乙丑又劄下湖儒通文之醜
悖有曰尹宣擧爲累朝所禮遇士林所尊尚後生末
學何可侵侮摘其人而宜罷之意〻壽恒尊之於前
昌集攻之於後其父則欲罷其誣宣擧之人其子則
必欲罷其父尊慕之宣擧父子之論何若是每〻相
反而今此劄中獨引救震顔之事以爲救護玄球之
證嗟呼均是其父之事而善者違之不善者從之其
亦異矣雖然此於昌集皆細故薄過耳唯此毀板一
事在斯文爲莫大之變於　聖朝爲無前之擧　殿
下試觀自古以來取人文字抉摘句語曲加註釋捏

成罪案者果何如人耶因一奸人之讒搆追罪既骨之賢者燒毁板本申禁文集者果何如主耶 殿下不察昌集樂禍之凶心我賢之陰計而有此萬〻非常之處分 殿下雖以昌集位是倶瞻職是輔弼重違其言曲 賜允從獨不念天下後世之謂 殿下何如主耶 殿下答宰臣之疏曰詳覽本集與儒疏不同答儒臣疏曰無一毫近似而乃於昌集則謬辱十數日之間不同者同不近者近不辱者辱雖其昌集巧憸之說足以眩 天聽抑 聖上皇鑑之明亦有所蔽而然耶他日昌集之輩接跡而起斯文之禍

士林之變疊出層生雖有加於今日　殿下亦將任
其欺蔽而莫之禁乎竊為　殿下憂之且如勿論朝
士儒生此後疏章一併勿捧之請此又悖光之所未
為者而昌集能為之嗚呼痛矣章疏不入則公議無
得以聞矣公議無聞則　主心無得以悟矣　主心
無悟則衆下蔽上之勢成矣戕賢毒正之手恣行而
無所忌矣然則臣等區區之憂又不特斯文目前之
變而已亡國喪邦之禍即可翹足而待矣安有　聖
明在上而世道至於此者乎噫嘻宜春文子三世一
節固守東崗當其夷夏汨亂冠屨倒置之時痛心於

宗國之辱旣踈於腥穢之表環曾城數畝獨爲讀春
秋之地雖以時烈媢嫉之心猶不敢不爲之敬服至
曰一國正氣萃于一門則臣等所稱春秋大義萃于
一家者豈非萬世之公案耶至於金壽恒所撰宣擧
書院營建通文其所讚揚宣擧者有曰矣心於天地
反覆之際收身於世路汨溷之中退藏邱園沉潛義
理講明存養之專則動以洙泗洛閩爲則出處辭受
嚴則之必審義理公私之辨通明而正大莊重而弘
毅守死善道可以無愧於前哲廉頑立懦可以爲法
於後學風節道德足以扶世教淑人心云者此其大

畧而其他奬詡稱美之辭靡不極至視臣等所稱尤有大焉而今昌集則不然不徒辱其人而黜其節而已乃併與稱奬宣擧節義者而罪之視其所云言議之相戾不翅若燕越蓋其急於毒正扶邪而不知其背馳人意蔑棄父言甘為覆載間罪人彼昌集豈獨為 聖朝之讒臣而已亦可為其父之悖子也可勝痛哉臣等旣與弘濟始相同事弘濟獨被編配之罰則死生榮辱義無異同且目見奸宄之逞臆士林之羅禍愚憤所激寔不容嘿云云

初三日備忘記曰昨左相劄陳稟出於參酌調停之

意正是大臣之責矣家極等托以同被罪罰來呈一
疏醜辱大臣同有紀極固已駭惋而昨日疏槩目之
以凶臣其所詬罵殆無餘地必欲使大臣不安國事
壞敗尤極切痛决不可勿捧其疏而止林家極定配
一以正好惡一以嚴懲討 初五日政院啓曰尹宣
擧門生前縣監趙恭徵等爲師伸卞之疏李弘躋疏
下權瑯衡等交河進士黃萬程等湖南儒生白時萬
等上疏連日來呈據例開諭終不退去門限已迫敢
稟 傳曰并勿捧